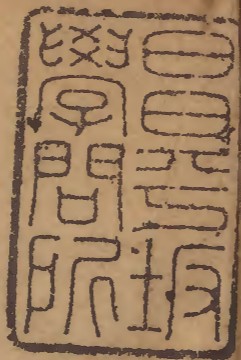


#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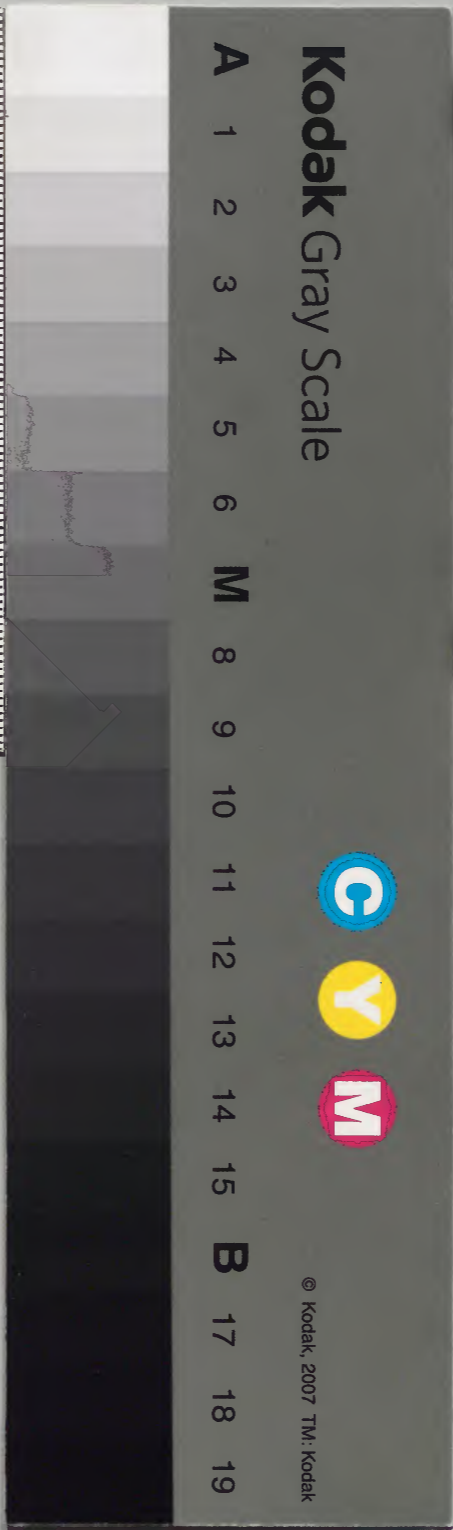
三百之二



漢書門			
二	三	二	一
一	四	一	一
一	六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三	二	一
一	四	一	一
二	九	〇	函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147)	
函號	29〇	140



非

食貨

史緯卷三百

金史五

志

食貨論最佳

淺草文庫

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食貨不立。然燧人庖犧能為飲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無飲食之疾。王能為食貨之政以遺後世。而不能使後世無食貨之弊。善養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飲食自不闕焉。故能適饑飽之宜。可以疾少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自不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弊少而長治。金於食貨其立法

史緯

卷三百

也。周其取民也。審太祖肇造，減遼租稅，規模遠矣。熙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兼務遠略，君臣講求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爲務。雖以世宗之賢，儲積之志，曷嘗一日而忘之。章宗彌文，蠲興邊費，亦廣食貨之議，不容不急。宣宗南遷，國土日蹙，汗池數罟，往往而然。攷其立國以來，所謂食貨之法，其大者曰租稅銅錢，交鈔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數變而數窮。官田曰租，私田曰稅，租稅之外，筭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藏鏹多寡而徵其錢，曰物力。物力之徵，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無或免者。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饋遺也。猛安謀克戶，又有所謂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廷陛間

諮及其增減，則州縣徵求於小民，蓋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其爲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奴婢戶，二稅戶，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爲通檢，又爲推排。凡戶隸州縣者，與隸猛安謀克，其輸納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謂其厲民，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舉行之。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絕告誡。嘗自計其財用，數亦浩瀚。若足支歷年者，郡縣稍遇歲侵，又遽不足。竟莫詰其故焉。至於銅錢交鈔之弊，蓋有甚者。初用

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銅禁甚嚴銅不給用漸興窰冶凡產銅地脉境內遣吏訪察無遺且及外界民用銅器不可闕者皆造於官而鬻之既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爲立價以售此銅法之變也若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歛散無方已見壅滯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訐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少民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絕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

貨銀弊又滋揀亦無策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聽民以鈔納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爲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準銀并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滄訖無定制而金祚訖矣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凶風未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凶財昏

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爲政。常有卹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亾也。括粟闌糶。一切掎克之政。靡不爲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爲相。議至摧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勅。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人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動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饒。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斲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

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訛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債亾。元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故志金之食貨者。不能不爲之掩卷而興慨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亾。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經畫紛紜。與其國相終始耶。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

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數匱而民心不附。蓋以是歟。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抹其弊。祇益甚焉耳。其他鹽筴酒麴常平和糴茶稅征商榷場等法。大槩多宋人之所建明。息耗無定。變易靡恒。視錢鈔何異。田制水利區田之目。或驟行隨輟。或屢試無效。或熟議未行。咸著于篇。以備一代之制云。

戶口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十六為中。十七為丁。六十為老。令民以五家為保。宰臣謂五家為保。恐人易為計。構而難覺。察遂令從唐制。五家為隣。五隣為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眾寡為鄉。置里。

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設主首以佐里正。禁察非違。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設寨使。寺觀則設綱首。凡坊正里正富民均出僱錢。募強幹有抵保者充。人不得過百貫。役不得過一年。凡戶口計帳三年一籍。正月初里正寨使詣編戶家責手實。具男女老幼年與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實數報縣。二月二十日。申州無遠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謀克戶。猛安謀克之奴婢。免為良者。止隸本部為正戶。凡沒入官良人。隸宮籍。監為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為官戶。初遼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一半。輸寺。

世宗可謂  
賢主矣

粟雖不多  
而數尚可  
許今欲計  
多少亦難

謂之二稅戶世宗詔免為民大定初天下戶纔三百餘萬至  
二十七年天下戶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  
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章宗明昌元年上封事者言自古  
以農桑為本今商賈之外又有佛老與他游食浮費百倍農  
歲不登流殍相望此未作傷農者多故也乃下令禁自披剃  
為僧道者是歲天下戶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口四千五百四  
十四萬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餘石除  
官兵二年之費餘驗口計之口月食五斗可為四十四日之  
食上曰蓄積不多是力農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議所以使民  
務本廣儲之道六月北京等路所免二稅戶凡一千七百餘

戶萬三千九百餘口六年天下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  
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九此金版籍之極  
盛也及衛紹王之時軍旅不息宣宗南遷死徙之餘所在虛  
戾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歛繁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  
率棄廬田相繼亡去乃屢降詔招復業者免其歲之租然以  
國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還時河壩  
為疆烽鞞屢警集慶軍節度使溫迪罕達言亳州戶舊六萬  
自南遷以來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碭山下  
邑野無居民矣  
通檢推排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

車輦辨物行徵之制，卽今通檢也。大定四年，詔曰：粵自國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時，兵役並興，調發無度，富者今貧，不能自存，版籍所無者，今爲富室，而猶幸免。是用遣信臣張弘信等，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無不均之嘆。時諸使以苛酷多得物力爲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爲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顏永元責之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今使者所至，妄加農民田產，有來申訴者，血肉淋漓，甚者卽殞杖下，此何理也。市肆賈販貿易，有贏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處，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賦稅得以實。

自占十五年，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梁肅等分路推排，上謂宰臣曰：正隆興兵時，朕之奴婢萬數，孳畜數千，而不差一人一馬，豈可謂平。其拘括推排之，張汝弼、梁肅奏：天下民戶通檢既定，設有產物移易，自應隨業輸納。至於浮財，須有增耗，貧者自貧，富者自富，似不必屢推排也。上曰：宰執家多有新富者，故不願也。肅曰：臣能推排中都物力，臣嘗爲南使，先自添物力錢六十餘貫，其他奉使無如臣多者，但小民無知法，出姦生，數動搖，則易駭。如唐宋及遼時，或三二十年不測，通比則有之，頻歲推排，似爲煩爾。上曰：通檢止視其營運息耗，與房地多寡而加。



收二十萬  
除六十三

減之彼人賣地此人買之皆舊數也至如營運此強則彼弱強者增之弱者減之以物力之數定差役之法不在多寡也朕恐富家所當出者反分與貧者爾章宗承安二年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絕及困弱者減免新強者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敷足元數邊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於是令賈執剛高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示為諸路法三年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錢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二貫四百九十文舊額三百二萬二千七百八十八貫九百二十二文以貧乏除免六十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一貫除上京北京西京路無新強可增者餘路計收二十萬

萬知此推  
排乃善政

二千九十五貫泰和二年勅尚書省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令自今典賣事產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臨時止拘浮財物力以增減之四年定典賣實業逐時推收若無浮財營運應除免者令本家陳告集坊村人戶推唱驗實免之造籍後如無人告一月內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標附于籍五年以西京北京邊地常罹兵荒遣使推排之舊籍三十五萬三千餘貫減為二十八萬七千餘貫八年以賈守謙蒲察張家奴等分路同按察司官推排上召至香閣諭之曰朕選卿等隨路推排其新強消乏戶雖集眾推唱然消乏者如一戶物力元三百貫今蠲免二百五十貫猶有當免者勿銷不盡新強者

好皇帝

如一户可添三百貫止添二百貫之類量存其力勿添盡卿等宜盡心一推之後十年利害所關苟不副所任罪當不輕也。田制量田以五尺爲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民田業賣質於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大定二十一年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之民驕縱奢侈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時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統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近已禁賣奴婢約其吉凶之禮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餘而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黍

和四年自春至夏諸郡少雨御史中丞孟鑄言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上從之區種法自此始宣宗貞祐三年徙河北軍戶於河南議所以處之者衆議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軍田二者孰便皆言比年以來租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佃官田願以給軍宰臣請官田及牧地分界之太常丞石抹世勣曰荒田牧地耕闢費力奪民素墾則民失所况軍戶率無牛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至春復還爲固守計上從宰臣議將括之侍御史劉元規言伏見朝廷有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向者河北山

東已爲此舉民之瑩墓井竈悉爲軍有怨嗟爭訟至今未絕若復行之將大失衆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無享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復令民佃之所得無幾而使紛紛交病哉。叅政高汝礪言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久遠之計也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前日之主今還爲客能無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地盡入富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有損於民互相憎疾至今未已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食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與之令其自耕則

民不失業官不厲民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時恐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汝礪復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萬有奇更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奏可命右司諫馮開等分授以諸郡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高汝礪總之汝礪言今頃畝之數較

之舊籍甚少復多瘠惡可耕者無幾僻遠之處當徙居以就之彼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於數百里之外今農田且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耕叢薄交固草根糾結之荒地哉軍不能仰此得食也審矣今詢諸軍戶皆曰得半糧猶足自養得田不能耕復罷其廩將何所賴臣知初籍地之時未嘗按閱其實所以不如其數不得其處也若復考計州縣必妄承風旨追呼究詰以應命不足其數則妄指民田以充之所在騷然矣今民之賦役三倍平時飛輓轉輸日不暇給而復爲此舉何以堪之且軍戶蹙遷行有還期何爲以此病民哉病民而軍獲利猶不可爲况無所利乎遂罷給田但半給糧

半給實直四年復遣官括河南牧馬地既籍其數上命省院議所以給軍者宰臣曰今軍戶當給糧者四十四萬八千餘口當口占六畝有奇繼來者不與焉相去數百里者豈能以六畝之故而遠來哉兼月支口糧不可遽罷竊謂軍戶願佃者當計口給之自餘僻遠不願者宜准近制係官荒地許軍民耕闢例令軍民得占蔣之院官曰牧馬地少且久荒難耕軍戶復乏農器然不給之則彼自支糧外更無從得食非蓄銳待敵之計給之亦未能遽減其糧遲以歲月俟頗成倫次漸可以省官廩耳今奪於有力者以授無力者恐無以耕乞令司縣官勸率民戶借牛破荒至來春然後給之宰臣曰今

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况比年以來農功甫畢併力轉輸猶恐不及豈暇耕它人之田詔再議之乃擬民有能開牧馬地及官荒地者以半給之爲永業半給軍戶奏可四年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戰是以兵食交足今諸帥分兵不啻百萬一充軍伍咸仰於官至於婦子居家安坐待哺蓋不知屯田爲經久之計也願下明詔令諸帥府各以其軍耕耨亦以逸待勞之策也從之興定三年尙書右丞領三司事侯摯言按河南軍民田總一百九十七萬頃有奇見耕種者九十六萬餘頃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歲得九百六十萬石自可優給歲支且使貧富均平臣在東平嘗

行之民不疲而軍用足詔有司議行之四年移刺不言軍戶自徙於河南數歲尚未給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貧者甚衆請括諸屯官田人給三十畝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則軍戶可以得所官糧可以漸省宰臣奏今河南罹水災流亡者衆所種麥不及五萬頃殆減往年大半歲入不能足若以閒曠之地撥授軍戶爲永業俟有獲卽罷其家糧亦省費之一端也從之五年京南行三司石抹幹魯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計宜括逋戶舊耕田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內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有奇今饑民流離者

大半東西南路亦如之朝廷雖招使復業民恐既復之後生計未定而賦歛隨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給軍戶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數歲之後畜積漸饒官糧可罷令省臣議之更不能行

租賦世宗大定二年尚書省奏天下倉廩貯粟二千七十九萬餘石上曰朕聞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賦歲取九百萬石自經費七百萬石外又爲水旱蠲免及賑貸之用餘纔百萬石而已朕廣蓄積備饑饉也百姓以爲稅重小臣沾民譽亦多議之蓋不慮國家緩急之備也十七年上問宰臣曰遼東賦稅舊六萬餘石通檢後

幾三十萬六萬時何以仰給二十萬後所積幾何戶部契勘謂先以官吏數少故能給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數多以此費大上曰當察其實毋令妄費也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規告乞徵還所役牛夫錢上曰此既就役復徵錢於彼前雖如此行之恐所給錢未必能到本戶是兩不便也不若止計所役免租稅爲便宜宗貞祐四年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言今民輸稅其法大抵有三上戶輸遠倉中戶次之下戶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道路之費倍于所輸而雨雪有稽違之責遇賊有死傷之患不若止輸本郡令有司檢算倉之所積稱屯兵之數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則增歛于民民

明見

計所歛不及道里之費將忻然從之矣  
牛頭稅卽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戶所輸之稅也其制每  
未牛三頭爲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每牛  
一具歲輸粟不過一石世宗大定二十三年尚書省奏推排  
定猛安謀克戶口田畝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  
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  
千六百三十六田一百六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  
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戶一百七十口  
二萬八千七百九十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有奇  
牛具三百四迭刺唐古二部五紮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

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田四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一  
牛具五千六十六

錢幣金初用遼宋舊錢貞元二年戶部尚書蔡松年復鈔引  
法遂製交鈔與錢並用正隆二年始議鼓鑄禁銅越外界括  
民間銅鑰器三年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  
置監一曰利用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  
文峻整過之與舊錢通用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書張中  
彥言命陝西路叅用宋舊鐵錢四年侵不行詔陝西行戶部  
詳究其事言民間用錢名與鐵錢兼用其實不爲準數公私  
不便遂罷之八年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舊有禁令

然民間猶有鑄鏡者，非銷錢而何？遂併禁之。十年，上諭戶部曰：官錢積而不散，則民間錢重，貿易必艱。宜令市金銀及諸物，其諸路酷權亦令以物平折輸之。十月，上責戶部曰：先以官錢率多，恐民間不得流通。令諸處貿易金銀絲帛以圖流轉。今知乃有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許院務得折納輕賚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後行者也。又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於它處，往返既遠，人愈難之，何不隨處起食？年豐則多糴以備賑贍，設有緩急，豈不易辦？而徒使錢克府庫，將安用之？戶部官當從宜爲計。若但務因循以守其職，則誰不能爲？十一年，上與宰臣議鑄錢。宰臣曰：鑄錢工費過於所得，可

採所在金銀坑冶。上曰：金銀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不當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所費雖多，而民間錢日增，其遣能吏經營之。左丞石琚曰：臣聞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錢貨如泉，正欲流通。上曰：古亦有民自鑄錢者乎？琚曰：民若自鑄，則小人圖利，錢益薄惡。此古所以禁也。十八年，代州立阜通監鑄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又勝正隆之制，世傳其錢料微用銀云。時民間以八十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幹魯補者上言：官司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爲陌，遂爲定制。二十七年，曲陽縣設利通監鑄錢。二十九年，五臺民劉完等訴自立監鑄錢以來，有銅鑛

采必



之地雖曰官運其僱直不足則令民共償乞與本州司縣均爲差配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審其利病還言所運銅鑛民以物力科差濟之而相視苗脉工匠日辦淨銅四兩多不及數復銷銅器及舊錢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用兩監歲鑄錢十四萬餘貫而歲所費乃至八十餘萬貫病民而多費未見其利便也遂罷代州曲陽二監初貞元間旣行鈔引法遂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判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行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循宋交子之法而紓其期爾蓋亦以銅少權制之法也時有欲罷之者有司言交鈔舊

同見錢商旅利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止因有釐革年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釐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歲久字文磨滅許於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從之交鈔字昏納換法自此始而收歛無術出多入少民寢輕之厥後其法屢更而不能革弊亦始於此焉交鈔之制外爲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偽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料號衡闌下曰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戶部符承都堂劄付戶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換鈔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其鈔不

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鈔紙擦磨許於所屬庫司納舊換  
新若到庫支錢或倒換新鈔每貫尅工墨錢若干文庫摺攢  
司庫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使  
各押字上至尚書戶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錢處合同餘用  
印依常例明昌三年勅尚書省曰民間流轉交鈔當限其數  
毋令多於見錢也或言鐵錢有破損當令所司以銅錢償之  
叅知政事胥持國曰江南用銅錢江北淮南用鐵錢蓋以隔  
闕銅錢不令過界以銅錢易之不可五年宰臣奏民間錢所  
以艱得以官豪家多積故也唐元和間嘗限富家錢過五千  
緡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以五之一賞告者上令叅酌定制凡

官民之家見錢多不過二萬貫凡有所餘令易諸物收貯之  
有能告數外留錢者奴婢免爲良傭者出離以十之一爲賞  
餘沒入之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令改鑄之名承安  
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時  
私鑄承安寶貨者多雜以銅錫寢不能行京師閉肆遂罷之  
泰和元年通州刺史盧構言民間鈔固已流行獨銀價未平  
官之所定每錠以十萬爲準而市肆纔直八兩益出多入少  
故也若令諸稅以錢銀鈔三分均納庶革其弊宰臣謂軍興  
以來全賴交鈔佐用以出多遂滯頃令院務收鈔七分亦漸  
流通若與銀均納則彼增此減理必偏勝至礙鈔法必欲銀

史綱 卷之三十四  
價之平宜令鋪馬軍須等錢許納銀半無者聽便先是嘗行三合同交鈔至泰和二年止行於民間而官不收歛朝廷慮其病民遂令諸稅各帶納一分雖止係本路者亦許不限路分通納戶部見徵鋪馬錢亦聽收其半既而三合同鈔廢不用時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矣泰和三年上謂宰臣曰大定間錢至足今民間錢少而又不在于官何耶其集問百官遂罷限錢法四年欲增鑄錢命百官議足銅之術太府監梁瑄等言鑄錢甚費率費十錢可得一錢識者謂費雖多猶增一錢也乞採銅拘器以鑄宰臣謂鼓鑄未可速行其銅冶聽民煎煉官爲買之凡寺

觀不及十人不許畜法器民間鑄銅器期以兩月送官給價器者以私法坐八月定易錢法聽人輸納於京師而於山東河北大名河東等路依數支取後鑄大錢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寶與鈔參行六年陝西交鈔不行以見錢十萬貫爲鈔本與鈔相易復以小鈔十萬貫相參用之七年勅在官毋得支出大鈔在民者令赴庫以多寡制數易小鈔及見錢院務商稅及諸名錢三分須納大鈔一分民以貨幣屢變怨嗟聚語於市上詔御史臺曰自今都市敢有聚論鈔法難行者許人捕告賞錢三百貫戶部尚書高汝礪與中都路轉運使孫鐸言錢幣事上命中丞孟鑄禮部侍郎喬宇國子司業劉昂

等議累月不決上召議于泰和殿勅民間交易典質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毋得用錢商旅賈見錢不得過十貫品官及民家存留見錢比舊減其數若舊有見錢多者許送官易鈔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給券應得鈔一貫以難支用命取見錢御史以沮壞鈔法劾之杖七十解職高汝礪言鈔法務在必行權鹽許用銀絹餘市易及俸並用交鈔其奇數以小鈔足之應支銀絹不足者亦以鈔給之上諭尚書省今既以按察司鈔法通快為稱職否則為不稱職州府司縣官給由內仍書犯鈔法者雖監察御史舉其能幹亦不准用楊序言交鈔料號不明年月昏暗雖令赴庫易新然外路無設定庫

司欲易無所遠者直須赴都上以問汝礪對曰隨處州府庫內各有辨鈔庫子鈔雖做不偽亦可收納凡納昏鈔者於鈔背印記官吏姓名積半歲赴都易新鈔如此則昏鈔有所歸而無滯矣又言今諸處雖有商賈易之然患鈔本不豐比者河北西路轉運司言一富民自首當存留錢外見錢十四萬貫它路或有如此者宜令州縣委官及庫典於市肆要處置庫支換以出首之鈔為鈔本十萬戶以上州府給三萬貫以次為差易錢者人不得過二貫從之汝礪復言在官大鈔更不許出聽民以五貫十貫者赴庫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內與一緡十貫內與兩緡八年收毀大鈔行小鈔孫鐸言民間

鈔多正宜收歛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稅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使農民漸重之則鈔可以流通比來州縣抑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可罷諸處創設鈔局止令赴省庫換易今小鈔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宰臣奏舊制內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爲率軍兵給三分官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凡前所收大鈔俟至通行復計造須當精緻以圖經久民間舊鈔故暗者許於所在庫易新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交鈔而於院務換錢與販者以違制論衛紹一時潰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爲軍賞兵餉國殘不遑救弊鈔之輕幾於不能

市易矣宣宗思有以重之貞祐二年作二十貫至百貫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鈔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輕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滯矣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三年河東宣撫使胥鼎言今之物重其弊在於鈔窒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宜權禁見錢令計司以軍須爲名量民力徵歛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

錢至貴也  
錢至賤也  
乃有時以  
貴者為無  
用初拘銅  
器鑄錢後  
議銅錢貫  
中天下事  
不可例論  
如此然此  
變也變豈  
可常哉

錢多入于宋矣。宋人以為善，而金人不禁也。既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識者惜之。權西安軍節度使烏林達與言：懷州舊鑄錢鉅萬，今既無用，願貫為甲以給戰士。七月改交鈔，名貞祐寶券。御史臺言：自多故以來，全藉交鈔以助軍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則其價浸減，卒無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貞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既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也。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期於必用。遂使商旅不行，夫京師百萬之眾，日費不貲，物價寧不日貴耶？且時估半月一定，而民間物價旦暮不一。今市肆盡閉，復議搜括隱匿，必令如估鬻之，則京師之物立盡，而百姓重困矣。

惟和買計贓之類，可用時估。餘宜從使制。可上聞近京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翔踴，令尚書省集議。戶部議以五斗出城者可闌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開封府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既昂，穀亦隨之。若令寶券路各殊制，不可復入河南，則河南金銀賤而穀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不復入京。穀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毋妄增價糴糶，任便從之。四年，監察御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才數月，又復壅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歛有術。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爾若損其

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士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用寶券。不從。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寶券滯塞，蓋朝廷將議更張而已。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謂當復置，給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河東行省胥鼎言：交鈔貴乎流通，今諸路所造不充，所出寶券多出，民不之貴，宜量貧富徵歛以裨軍用。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宰臣言：昨以河北寶券商旅賫販南渡，遂致物價翔躡，乃權宜限以路分。今鼎旣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徵軍須錢，宜

從所請。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貲，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輕。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隨造隨盡。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將滋甚。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爲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純等言：自古軍旅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禁用錢。小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之。惟恐破裂，以至於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自輕之也。不若量其所支，復斂於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爲必用之物，而愛重之矣。今徒患輕而卽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

輕復同舊券也。隴州防禦使完顏寓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若滯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徵之。陝西行省令史惠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時。非可流通。與見錢比。必欲通之。不過多歛少支爾。然歛多則傷民。支少則用不足。二者皆不可爲今日之計。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爲名。自百至三千等之爲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用。庶乎可也。詔集百官議。戶部侍郎奧屯阿虎等主更造。戶部侍郎高夔等請徵歛。戶部尚書蕭貢謂止當如舊。工部尚書李元輔謂二者可並行。太子少保張行信言不宜更造。但嚴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

民利其弊甚於徵。特徵於農民則不可。若徵於市肆商賈之家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壽寧曰。今之重錢輕券者皆農爾。其歛必先於民而後可。轉運使王擴曰。凡論事當究其本。今歲支軍士家口糧四萬餘石。如使斯人地著少寬民力。然後徵之。與行之不難。權貨司楊貞欲節無名之費。罷閑冗之官。或有請鑄大錢以當百。別造少鈔以省費。或謂縣官當擇人者。吏部尚書溫迪罕思敬言。國家立法莫不備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誠使臣得便宜從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許杖決。三品以上奏聞。仍付監察二人馳驛往來。法不必變。民不必徵。一號令之。可使上下無不奉法。如其不然。



真可厭

以一當千  
懸絕或

此

請就重刑。上示宰臣曰：彼自許如此，試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處。監察御史陳規、完顏素蘭言：事有難行，聖哲猶病之思，敬何為者？徒害人耳。衆議紛紜，不決。上厭之，詔如舊，紓其徵，歛之期焉。未幾，竟用惠吉言，造貞祐通寶，凡一貫當千貫，先是製鈔之桑皮故紙，皆取于民，至是以難得，遂令計價，但徵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謂可以免輪輓之勞，而省工物之費。高汝礪言：河南調發繁重，所徵租稅三倍於舊，而省部以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於民間歛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亦太甚矣。近以通寶稍滯，又增兩倍，河南人戶農居三之二，今年租稅徵尙未足，而復令出此，民若不難當納之。

租則賣所食之粟，舍此將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而易為者交鈔也，出於國家，其變無窮。以國家之所自行者而強求之，民將若之何？向者大鈔滯，則更為小鈔，小鈔弊，則改為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為通寶，變制在我，尚何煩民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徵通寶，苟不能給，則必逃。民逃田穢，兵食不贍，是軍儲鈔法兩廢矣。臣非於鈔法不加意，故與省部相違也。但以鈔滯物貴之害輕，民去軍饑之害重，爾時不能用，四年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言：錢之為言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於宮而不散，則病民，散於民而不歛，則闕用，必多寡輕重與物。

使民  
豈可行且  
薄惡必不  
能禁

貫當四  
百亦相應

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于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於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弛限錢之禁許民自採銅鑄錢而官製模範禁薄惡不如法者錢既日多當歛鈔者聽輸錢又聽輸銀鈔可少出則貴而易行矣今出日益眾民日益輕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計官吏之俸廩驗百姓之物力以歛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錢少之弊也不從五年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復如前初通寶四貫為銀一兩今八百餘貫矣宜復更造與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

百貫以二百貫為銀一兩隨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元光二年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貫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行之未幾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寶泉幾於不用乃定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為卒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其私易而能告者罪賞有差令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乃除市物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而莫能制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天興二年印天興寶會于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

義宗即哀  
宗元兵入  
賊巷戰哀  
宗自縊末

帝率羣臣  
入哭謚曰  
哀宗哭奠  
未畢末帝  
為亂兵所  
殺不知哀  
宗何以復  
謚義宗史  
不明言

月國亾

權貨金制權貨之目有十曰鹽酒麴茶醋香礬丹錫鐵以鹽為稱首遼金故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澤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官立法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亦隨時採弊而已所置山東滄寶坻莒解北京西京凡七鹽司世宗大定十三年滄州人李格請復置海阜廢場有司謂是場興則損滄鹽之課且食鹽戶仍舊而鹽貨歲增徒多積而不能售遂寢其議二十一年叅知政事梁肅言寶坻及傍縣多闕食可減鹽價增

粟價以粟易鹽上命宰臣議謂鹽非多食之物若減價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虧課遂罷二十三年博興縣民李孜收日炙鹽大理寺具私鹽及刮鹹土二法以上宰臣謂非私鹽可比張仲愈曰私鹽罪重而犯者猶衆不可縱也上曰刮鹹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則北海之人恣刮鹹而食將侵官課矣上乃以孜同刮鹹科罪後犯則同私鹽法論二十八年上諭尚書省曰鹽使司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為私鹽鹽司苟圖羨增雖知其誣亦復加刑宜別設巡捕官庶革其弊章宗諭有司曰比百姓多以鹽禁獲罪朕欲依平灤太

原均辨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議之戶部尚書鄧儼等謂若令民計口定課民既輸乾辦錢又別市而食是重費民財而徒增煎販者之利也今太平日久戶口蕃息食鹽歲課宜有羨增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致虧官課爾近已減寶坻山東滄州鹽價斤爲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文歲不過減一百二十餘萬貫官價既賤所售必多自有羨餘亦不全失所減之數平滌乾辦鹽課亦宜減價各路巡鹽弓手不得自專巡捕庶革誣罔之弊上從之明昌二年省臣以山東鹽課不足蓋由鹽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約所屬同往人不畏故也詔有盜販者聽鹽司官輒捕五年尚書省議

山東滄州舊法每一斤錢四十一文寶坻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減爲三十文計減百八十五萬四千餘貫後以國用不充奏定每斤復加三文爲三十三文至承安三年尚書省奏鹽利至大今天下戶口蕃息食者倍於前軍儲支引者甚多况日用不可闕之物豈以價之低昂而有多寡若不隨時取利恐徒失之遂定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價每一斤爲四十二文解州舊法每席五貫文增爲六貫四百文遼東北京舊法每石九百文增爲一貫五百文西京煎鹽舊石二貫文增爲二貫八百文撈鹽舊一貫五百文增爲二貫文既增其價復加其所鬻之數七鹽司舊課歲入六百二十

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爲一千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文泰和五年簽河北東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張德輝言海墻人易得私鹽故犯法者衆可量戶口均配之尚書省命山東按察司議其利便言萊密等州比年不登計口賣鹽恐致流亾且私煮者皆無藉之人豈以配賣而不爲哉遂命與滄鹽司馳驛巡察境內六年右丞相宗浩叅知政事賈鉉言國家輕費惟賴鹽課今山東虧五十餘萬貫蓋以私煮盜販者成黨鹽司旣不能捕統軍司按察司亦不爲禁若止論私販之數罰俸降職彼將抑而不申愈難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職時所增虧之實以

爲陞降從之七年尚書省以盧附翼所言遂定竈戶盜賣課鹽法若應納鹽課外有餘則盡以申官留者減盜一等若刮鹽上煎食之採黃穗草燒灰淋鹵及以醇粥爲酒者杖八十宣宗貞祐三年河東南路權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絳解民多業販鹽由大陽關以易陝虢之粟及還渡河而官邀糴其入旅費之外所存幾何而河南行部復自運以易粟于陝盡奪民利比歲河東旱蝗加以邀糴物價踴貴人民流亾誠可憫也乞罷邀糴以紓其患四年慶壽復言河中乏糧旣不能濟而又邀糴以奪之夫鹽乃官物有司陸運至河復以舟達京兆鳳翔以與商人貿易得之甚勞而陝西行部每石邀

糴二斗是官物而白糴也夫轉鹽易物本濟河中而陝西復強取之非奪而何乞聽民便從之世宗大定三年省奏中都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太興少尹招復酒戶九年大興縣官以廣陽鎮務虧課乃以酒散部民使輸其稅大理寺以財非入已請以贖論上曰雖非私贖而貧民亦被其害若止從贖何以懲後命解職二十七年白登縣迭刺部族天城縣七處除稅課外願自承課賣酒上曰自昔監官多私官錢若令百姓承辦庶革此弊其試行之章宗明昌五年以有司

本固不可  
論世不論  
上商  
亦上  
可  
江右  
下  
言  
為之一笑

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請權醋息遂設官榷之後罷承安二年省臣以國用浩大復榷之茶自宋人歲供之外皆貿易於宋界之權塲泰和五年春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鹽貨出於鹵水歲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為所易不廣仍舊以雜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省臣以國蹙財竭言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闕

者也。茶本出於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而犯者不少。衰邊民窺利，越禁私易，恐因泄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銀三十餘萬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貨而貿敵乎？乃制親王公主及見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不得賣饋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一萬貫。

常平倉。章宗明昌元年，省臣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則減市價十之一，以出平歲則已。夫豐則增

以收者，恐物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損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天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不以時而致腐敗，况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例以月支三斗為率，每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凶矣。若令諸處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糴，其不及者，俟豐年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貴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兼領之，郡縣吏沮格者，糾能推行者，加擢用。從之。三年以備糧，三月恐數多致損，改令戶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備二萬石，一萬以

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戶以下備五千石、五年尙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餘萬石、可備四年之用、而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三萬貫、有奇、僅支二年以上、見錢既少、請權罷中外常平倉和糴、俟官錢羨餘日舉行從之、  
流泉務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聞民間質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爲本、小民苦之、若官爲設庫務、十中取一爲息、以助官吏廩給之費、似可便民、有司奏於中都南京東平定等處置質典庫、以流泉爲名、各設使副一員、凡典質物

凡亦市易

使副親評價直、許典十分之七、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計之、經二周年外不贖、聽出賣、出帖子寫質物人姓名、物之名色、金銀等第、分兩及所典年月、日錢貫之類、若凶失者、收贖日勒合千人、驗元典官本、并合該利息、陪償入官外、更勒庫子驗典物、時估償之物、雖故舊、依新價償、每月具數申報上司、二十八年京府節度州添設流泉務、凡二十八所、明昌元年皆罷之、

選舉

自三代鄉舉里選之法、廢秦漢以來、各因一代之宜、以盡一時之才、苟足於用、卽已、法度之不一、其來遠矣、漢時雖有賢

未必盡



良方正諸科以取士，而推擇爲吏，以致公卿公卿子弟入備宿衛，因被寵遇，以位通顯，魏晉而下，互有因革。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由是塗，則自以爲慊。此由時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趣向然也。遼起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於其國者，攷其致身之所自，進士纔十之二三耳。金承遼後，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爲程文，斯蓋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官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

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據乎？議者於是，有以別金治之純駁焉。宣宗南渡，吏習日盛，苛刻成風，殆亦多故之秋。急於事功，不免爾歟。自時厥後，仕進之岐旣廣，僥倖之俗益熾，軍伍勞效，雜置令錄，門廕右職，迭居朝著，科舉取士，亦復汎濫，而政治衰矣。原其立經陳紀之初，所爲升轉之格，考察之方，井井然有條而不紊，百有餘年，才具不乏，豈非其效乎？及其季也，鬻爵進納之弊，莫甚焉。蓋由財用之不足而然也。金之設科，皆因遼宋制，有詞賦經義策試律科經童之制。世宗初，設女直進士科，初但試策，後增試論，所謂策論進士也。明昌初，又設制舉宏詞科，以待非常之

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  
進士律科經義中選者曰舉人章宗卽位上封事者乞與學  
校推行三舍法及鄉以八行貢春官請設制舉宏詞詔下百  
官議戶部尙書鄧儼等謂三舍之法起於宋熙寧間王安石  
罷詩賦專尙經術太學生初補外舍無定員由外陞內舍限  
二百人由內陞上舍限百人各治一經每月考試或特免解  
或保舉補官其法雖行而多席勢力尚趨走之弊故蘇軾有  
三舍旣興貨賂公行之語是以元祐間罷之後雖復而宣和  
三年竟廢臣等謂立法貴乎可久彼三舍之法委之學官選  
試啓僥倖之門不可爲法唐文皇養士至八千人宋兩學五

千人今策論詞賦經義三科取士而太學所養止百六十人  
外京府或至十人天下僅及千人今若每州設學專除教授  
月加考試每舉所取數多者賞其學官月試定爲三等一歲  
中頻在上等者優復之不率教者黜之庶幾得入之道也又  
成周鄉舉里選法卒不可復設科取士各隨其持入行者乃  
宋取周禮之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加之中而爲八也凡人之  
行莫大於孝廉今已有舉孝廉之法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  
縣官薦之其犯十惡姦盜者不得應試亦六德六行之遺意  
也夫制舉宏詞蓋天子待非常之士若設此科不限進士并  
選人試之中選者擢之臺閣則人自勉矣上從其議凡諸進

史綱 卷之三十一  
士舉人由鄉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試皆中選則官之  
廷試五被黜則賜之第謂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  
恩太宗天會元年時急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初無定數亦  
無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東初降  
職員多闕而遼宋之制不同詔南北各因其素所習之業取  
士號爲南北選海陵天德三年併南北選爲一正隆元年命  
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始定爲三年一關大定十八年上  
謂宰臣曰文士有偶中魁選不問操履而輒授翰苑之職如  
趙承元朕聞其無士行後果敗露自今榜首先訪察其鄉行  
可取則授以應奉否則從常調十九年謂宰臣曰自來御試

題皆士人嘗擬作者昨朕自選一題出人所不料故中選  
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題難則名儒可擅場題易則  
庸流易僥倖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曰士人不以策論爲意  
者正爲此爾宜各場通考選文理俱優者二十三年謂宰臣  
曰漢進士皇統間人材殆不復見今應奉以授狀元蓋循資  
爾制誥文字各以職事鋪叙皆有定式故易至撰赦詔則鮮  
有能者叅知政事粘哥幹特刺曰舊人已登第尙爲學不輟  
今人一及第輒廢而不學故爾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  
作程文一道示舉人爲之式禮部尚書張行簡言擬作程文  
本欲爲考試之式今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

第後離筆硯久不復常習今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  
謗議詔罷之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大定九年諸猛安  
謀克選異等者得百人薦於京師廩給之命溫迪罕締達教  
以古書作詩策乃就憫忠寺試之寺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夜  
半聞東塔上有聲如音樂西入宮考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涅  
等曰文路始開而有此得賢之祥也中選者得徒單鎰以下  
二十七人後以鎰等教授中外文學大振上曰契丹文字年  
遠觀其所撰詩義理深微當時何不立契丹進士科舉今雖  
立女直字科慮女直字創製日近義理未如漢字深奧恐爲  
後人議論丞相守道曰漢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歷代

聖賢漸加修舉也聖主天姿明哲令譯經教天下行之久亦  
可同漢人文章矣上曰其同漢人進士例譯作程文俾漢官  
覽之二十三年上曰女直進士設科未久若令積習精通則  
能否自見矣泰和元年省臣奏搜檢之際雖當嚴切然至於  
解髮袒衣索及耳鼻則過甚矣豈待士之禮哉故大定末使  
就沐浴官置衣爲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上從之天會八  
年太宗以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氏  
傳及論語孟子命教養之然未有選舉之制也熙宗始取至  
百二十二入天德間廢之章宗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劉  
住兒年十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頗有法孝行

深浴更衣  
不止及  
不鼻矣士  
子使人防  
索至此醜

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賜出身且加以恩詔上召至內殿試  
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早詩上嘉之賜本科出身給  
錢粟官舍令肄業太學明昌三年平章政事完顏守貞言經  
童之科非古也自唐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宋仁  
宗以爲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以爲常天德  
時復廢聖主復置取以百數恐久積多不勝銓擬乞約省取  
之上曰若所誦皆及格何如守貞曰視最幼而誦不訛者精  
選之則人數亦不至多也復問叅知政事胥持國對曰所誦  
通否易見豈容有濫上曰限以三十或四十人若百人皆通  
亦可復取其精者持國曰是科蓋資教之術耳夫幼習其文

長玩其義使之莅政人材出焉如中選者加之修習進士舉  
業則記誦皆得爲用可勿令遽登仕途必習舉業而後官使  
之可也若能擢進士第自同進士任用如中府薦或會試視  
其次數優其等級幾舉不得薦者從本出身可以激勸而得  
人矣詔議行之

大定初上謂宰臣曰守令之職當擇材能比聞近邊殘破每  
用年老及罪降者是益害邊民也可取材能者升授庶可以  
完復邊陲邊陲之制蓋始于此八年省臣奏御史中丞移刺  
道所廉之官上曰職官多貪污以致罪廢其餘亦因循以苟  
歲月今所察能吏若卽與升除恐無以慰百姓愛留之意且

可加秩候任滿日升除上謂宰臣曰今天下州縣之職欲遣使廉問慮擾民而未得其真若行辟舉之法復恐久則生弊不若暗察而明廉之如其相同然後陞黜之何如宰臣曰當如聖訓上以所廉察有清廉之聲而政績平常者命不降注雖清廉爲百姓所喜而行事邀順人情者與公正廉能不同命降注十一年上謂宰臣曰隨朝官多自計所歷一考謂當得某職兩考又當得某職故但務因循而已及被差遣又多稽違近除大理司直李寶爲警巡使而奏謝言臣內歷兩考意謂合得五品而除六品也朕以此人嘗除監察御史及爲大理司直未嘗見其一言一事欲視其爲政故授是職自今

外路官與內除者察其爲政公勤則陞用之若但務苟簡者不須任滿便以本品出之不明賞罰何以示勤勉也初上取民所稱譽之官而陞遷之後外路之民赴都舉請者往往無廉能之實多爲所使而來詔不須舉行明昌四年上曰凡被舉之人或先察者不同其後再舉而察者同或先察者同而後察者不同當何以處之省臣曰保舉與體察不一者可除不相攝提刑司境內職事再令體察如果同則依格用不同則還本資歷元舉官約量降除體察官亦同此歲舉不限數不舉不坐罪如此則不敢濫舉而實材可得上曰可施行一二年當別思其法五年以舉官或私其所親或徇於請求

或謬於鑒裁往往妄舉數歲之間以濫去者九十餘人乃罷  
倅舉縣令之制哀宗正大元年命監察御史司農司官先訪  
察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清慎明潔可爲舉主者然後  
移文使舉所知仍以六事課殿最而升黜舉主故舉主旣盡  
心被舉者亦爲之盡力是時雖迫危亾而縣令號爲得人由  
作法有足取云六事一曰田野闢二曰戶口增三曰賦役平  
四曰盜賊息五曰軍民和六曰詞訟簡

百官

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部以專征伐寔然自爲一國其官  
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諸版勃

極烈居守諸版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  
言貴忽魯猶總帥也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則有乙室  
移賚阿買阿舍吳迭孛董之號以爲陞拜宗室功臣之序焉  
至熙宗定官制皆廢之惟鎮撫邊民之官有禿里烏魯國攝  
穩脫朶麼忽習尼昆之號皆踵遼官名也漢官之制自平州  
人不樂爲猛安謀克之官始置長吏以下天輔七年以左企  
弓行樞密院于廣寧天會四年建尚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  
熙宗新定官制除拜內外官始以勳封食邑八銜然大率皆  
循遼宋之舊海陵正隆初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  
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

陵未嘗  
才

所各統其屬以修其職職有定位員有常數紀綱明庶務舉是以終金之世守而不變焉大定二十八年任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四季赴選者千餘歲數監差者三千明昌四年奏周歲官死及事故者六百七十新入仕者五百一十見在官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內女直四千七百五員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員至泰和七年在任官四萬七千餘四季部擬授者千七百監官到部者九千二百九十餘則三倍世宗之時矣若宣宗之招賢所經畧司義宗之益政院雖危亾之政亦列于其次以著一時之事云

史緯卷三百終

史緯卷三百一

金史六

表

宗室

金人初起完顏十二部其後以部為氏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顏者其稱完顏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顏蓋踈族若石土門迺古乃是也有異姓完顏蓋部人若歡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避睿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宣宗詔宗室皆稱完顏大定泰和之間袒免以上親皆有屬籍以叙授官大功以上薨卒輟朝親親之道行焉

史緯

卷之三百一



貞祐以後譜牒散失不能盡錄也

交聘

天下之勢曷有常哉金人日尋干戈撫制諸部保其疆圉以求逞志於遼也豈一日哉及太祖再乘勝已即帝位遼乃招之使降是猶龍蒸虎變欲誰何而止之厥後使者八九往反終不能定約束何則取天下者不徇小節成算既定終不為卑辭厚禮而輟攻遼人過計宋人亦過計海上之書曰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此何計之過也血刃相向百戰而得之卑辭厚幣以求之難得而易以與人豈人之情哉宋之失計有三撤三關故塞不能固守燕山汴京城

宗澤保守汴京何必別都

說得是高宗臣於金不及晉元帝遠矣

下之盟竭公私之帑以約質不力戰梁秦而稱臣於江左金人豈愛宋人而為和哉策既失矣名既屈矣假使高宗立歸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山東陝西不然亦不失為晉元帝其孰能臣之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稱與之是誰強之耶金人出于高麗始通好為敵國後稱臣夏國始稱臣末年為兄弟於其國自為帝宋於金初或以臣禮稱表終以侄禮往復稱書故識其通好與間有兵爭之歲其盛衰大指可觀也已

史緯卷三百一終

卷之三百一

卷之三百一

帝哀矣  
不又晉元  
幸用於金  
遂將其高  
限味  
於京師次  
奈戰時中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封豕封狐其國自為宗  
金人出平高麗故嚴汝  
源推引之金不消奪自四  
斷不野歐州何糾所南  
人豈愛宋人而為味特  
不之盟國公孫之帝以

史緯卷三百二

金史七

列傳

太子允恭

太子允恭本名胡土瓦世宗第二子母明德皇后烏林荅氏  
允恭孝友謹厚大定二年立為皇太子奏曰東宮賀禮親王  
皇族皆北面拜伏臣但荅揖伏望聽臣荅拜庶惇親愛之道  
世宗從之世宗以儒者鄭松為左諭德令輔太子讀書太子  
嘗顧松使取服帶松曰臣忝諭德不敢奉命太子改容謝之  
益加禮遇故事大駕鹵簿乘玉路皇太子鹵簿乘金路六年

世宗自西京還都禮官不知皇太子自有鹵簿金路乃請太子就乘六駕綴路行在天子之前上疑其非禮詳閱舊典禮官始覺其誤禮部郎中李邦直等削一階太常少卿武之才等削兩階七年太子有疾詔左丞守道侍湯藥徙居臨芳殿調治九年世宗命太子避暑于草濼隋王惟功從行太子言遠去關廷獨就涼地非臣子所安世宗不聽百官辭于都城之北再拜太子荅拜八月至自草濼入見世宗甚喜詔皇太子供膳勿月支歲給五十萬十年帝在承華殿經筵太子太保壽王爽啓曰殿下頗未熟本朝語何不屏去左右漢官皆用女直人爽退帝曰宮官謂之論德贊善義可見矣而欲去

之無學故也使者出東還太子問民間何所苦使者曰官庫錢滿有露積者而民間無錢以此爲苦太子曰貯之空室雖多奚爲謂戶部尙書張仲愈曰天子富藏天下何必獨在府庫因奏曰錢在府庫何異銅鑛在野乞流轉使公私俱利世宗從之十一月有事于圓丘命行亞獻禮十二年世宗闕德州防禦使胡刺謀叛曰朕於親親之道未嘗不篤輒敢如此太子曰叔胡刺性荒縱耽娛樂而無子嗣忽起狂謀望更闕實之十七年侍宴于常武殿進粥有蜘蛛在盃中典食溲合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爾豈汝罪哉十九年詹事烏林荅愿入謝命取幞頭腰帶官屬曰此見

宰相師傳之禮也。太子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爾。十一月，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太子徒行輓靈車，遇大風雪，左右進雨具却之。比至墳所，衣盡霑濕，觀者無不下淚。海陵雖黜，宗幹尚稱明肅皇帝。太子奏曰：追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弑主自立，追崇其親，逆祀於廟。今海陵既廢為庶人，而父宗幹猶竊明帝之名，列廟祧之數，宜削去帝號，止從舊爵。明詔中外，俾知大義。乃降封遼王。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詔太子監國。太子奏曰：臣在東宮二十餘年，過失甚多，陛下以明德皇后之故，未嘗見責。臣誠愚昧，不堪居守，乞備扈從。世宗曰：凡人養子，皆望投老得力。朕留太尉左右丞叅政輔汝，彼

皆國家舊人，可與商議。且政事無難，但用心公正，久必自熟。太子流涕，左右皆感動。太子在東宮時，中侍出入未嘗限阻，及監國，召中侍諭之曰：我向在東宮，不親國政，今既守國，汝等有召命，然後入。近侍報瑤池金蓮開，請設宴。太子曰：聖上東巡，命我居守，何敢宴遊廢事。採數花來足矣。七月，遣子金源郡王麻達葛奉表問起居，請世宗還都。太子自監國，深懷謙抑，宮臣不庭拜，不侍立，免朔望禮。二月，遣金源郡王奉表賀聖壽。六月，有疾，薨于承華殿。世宗自上京還，次好水川，訃聞，為位臨奠，大慟。親王宗室百官侍衛皆會哭，比至中都，為位奠哭者七焉。太子在儲位久，恩德及人者深，每日三時侍

衛軍士入臨伏哭聲殷如雷中都百姓市門巷端爲位痛哭  
謚曰宣孝殯于南園熙春殿世宗未入國門先至熙春殿臨  
奠慟哭比葬親臨者六葬于大房山世宗欲加帝號以問羣  
臣翰林修撰趙可曰唐高宗追謚太子弘爲孝敬皇帝左丞  
張汝弼曰此蓋出于武后遂止乃別建廟祭用三獻樂用登  
歌二十六年立子璟爲皇太孫二十九年世宗崩太孫卽位  
追謚光孝皇帝廟號顯宗太子天性仁厚梁檀兒盜金銀葉  
憐其母老李福興盜段疋值坤厚陵禮成家令本把盜銀器  
值萬春節皆全活之亾失物者責其償而不加罪聞四方饑  
饉輒奏請賑贍敬禮大臣友愛兄弟明德皇后葬坤厚陵諸

妃皆祔及發引趙王惟中以其母轎車先發令張黃蓋前行  
太子呼執蓋者不應少府監張僅言欲奏其事令止之善射  
而不殫物嘗奉詔拜陵射一鹿獲之曰足奉祀事焉用多殺  
遂命罷獵贊曰顯宗孝友惇睦在東宮二十五年承意開導  
四方陰受其賜天不假之年惜哉

昭祖后妃

昭祖后徒單氏性剛毅人莫敢婚獻祖將爲昭祖娶婦曰此  
子勇斷異常柔弱之女不可以爲配乃爲昭祖娶焉昭祖久  
未得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  
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

烏古乃是爲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鷄。忍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幹都拔。又久之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旣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者所命名之。景祖立，烏古出，酗酒屢逆，皇后曰：巫言驗矣。悖亂之人終不可留，遂與景祖殺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國俗當主父母之業，奈何殺之？欲殺景祖，后匿景祖，出謂衆曰：爲子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將焉用之？吾割愛而殺之，烏古乃不知也。汝輩寧殺我，衆乃罷去，卒謚威順。

景祖后唐括氏，有識度，在父母家，好待賓客，多置酒饌，享隣里，迨于行旅，景祖飲食過人，時人名之曰活羅昭祖。曰：儉嗇之女，吝惜酒食，不可以配烏古。乃聞后性度，乃娶焉。遼使同幹來伐五國，蒲聶部景祖使后與劾孫爲質於拔乙門，而與同幹襲取之。遼主以景祖爲節度使，后雖喜賓客而自不飲酒。景祖與賓客飲，后聽之，翊日枚數其所爲，無一不中。繁宥有醉而忿爭者，輒自歌以釋之。軍中有被笞罰者，每以酒食慰諭之。景祖行部，后輒偕行，政事獄訟皆與決焉。景祖沒後，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稟於后，而後行。勸懲其勝負，農月親課耕耘，刈獲遠則乘馬，近則策杖，勤於事者勉之，怠者訓勵。

史綱 卷之三十一  
之后往邑屯村世祖肅宗皆從會桓赦散達至時已有隙被酒語相侵遂舉刃相向后起兩執桓赦散達手謂之曰汝等皆吾夫時舊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與小兒子輩忿爭乎二人怒乃解后不妬忌能輯睦宗族當時以爲有丈夫之度云卒謚昭肅

太祖崇妃蕭氏熙宗時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之甚謹海陵篡立尊大氏爲皇太后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海陵積不能平及殺宗義等誣太妃以隱惡殺之併殺其子任王隈啣大定十九年詔改葬致祭上欲復太妃舊號禮官議前代稱太妃者皆以子貴稱后繫夫稱太繫子蕭妃不得

稱太止當追封妃乃封宗妃云

熙宗皇后裴滿氏皇統二年太子濟安生熙宗甚喜肆赦告天地宗廟彌月冊爲皇太子未周歲薨熙宗在位宗翰宗幹宗弼相繼秉政帝初年臨朝端默雖國家多事而廟筭制勝齊國就廢宋人請臣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宗弼旣没后干預政事無所忌憚宰執往往因之以進熙宗未有繼嗣后頗掣制之熙宗內不能平因無聊縱酒酣怒手刃殺人左丞相亮生日上遣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熙宗怒杖興國停所賜海陵本懷覬覦因此疑畏愈甚蕭牆之變從茲起矣近侍高壽星隨例遷屯燕南入訴於

后后激怒熙宗殺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而壽星遂不遷秉德與海陵合謀熙宗既積怒后而愛胙王常勝妃撒卯遂殺后以撒卯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妃夾谷氏張氏裴滿氏明日熙宗見弑海陵已弑熙宗詭以熙宗將議立后召諸王大臣左丞相塞里以為信然將入宮謂人曰上必欲立常勝妻為后我當力爭之及被執猶以為熙宗殺之曰誰能為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獨念主上無助耳海陵以后死無罪降熙宗為東昏王追謚后為悼皇后大定間復熙宗帝號謚后為悼平皇后祔葬海陵嫡母徒單氏無子次李氏生鄭王克徒單氏養以為子

此事  
不是

次大氏生三子長即海陵也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亦謹相得歡甚克與海陵俱為熙宗宰相克嗜酒徒單氏怒之尤愛海陵而海陵常懷嫡妾之嫌及弑熙宗徒單氏與太祖妃蕭氏相顧愕然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氏入宮見海陵不賀海陵銜之天德二年徒單氏與大氏俱尊為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徒單氏生日大氏入為壽徒單氏方與坐客語大氏跽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止之海陵曰今日豈得尚如前時邪自是嫌隙愈深四年海陵遷中都獨留徒單氏於上京徒單氏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



天氏好人

以俟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氏謂海陵曰永壽宮待吾  
 母子甚厚慎無相忘也徒單氏生日海陵使秘書監納合椿  
 年上壽貞元元年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海陵曰汝  
 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  
 如事我三年右丞相僕散師恭往上海京奉遷山陵因命與太  
 后俱來繼使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海陵謂  
 玉曰醫巫閭山多佳致祭奠禮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遊  
 覽及至沙流河海陵迎謁梓宮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  
 杖二束自隨跪于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闕溫清願太后  
 痛答之不然於心不安太后親扶起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

市日金之產尚且愛之我有子如此寧忍答乎太后至海陵  
 帥白官郊迎入居壽康宮海陵及後宮宰臣以下奉觴上壽  
 極歡而罷海陵侍太后于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  
 之常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太  
 后亦以為誠然及謀伐宋太后止之海陵心中大不悅每謁  
 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及徙汴京太后居寧德宮使  
 侍婢高福娘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動靜福娘  
 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言動以告海陵樞密使僕散師恭征  
 契丹入辭太后與師恭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  
 都至汴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止之不見聽

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海陵海陵以太后養充為子  
 充四子皆成立恐師恭將兵在外太后或有異圖乃使點檢  
 大懷忠翰林待制幹論尚衣局使虎特末武庫直長習失護  
 衛高福弒太后戒之曰汝等見太后但言有詔令太后跪受  
 即擊殺之太后妹安特多口必妄言當令速死太后左右數  
 人皆殺之太后方樛蒲大懷忠等至令太后跪受詔太后愕  
 然方下跪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起者再高福等縊殺之年  
 五十三并殺安特及郡君白散阿魯兀又察乳母南撒侍女  
 阿斯等護衛温廸罕查刺直長撒八小底忽沙等命焚太后  
 屍棄之於水充子檀奴阿里白見殺元奴耶補兒逃歸世宗

世宗妃死  
 亮而待  
 亮妻如此  
 所以為世  
 宗也

召師恭自軍中還殺之封福娘為鄖國夫人許征南回以為  
 妃賜銀二千兩以特末哥為澤州刺史戒無酖酒毆福娘否  
 必殺汝大定間謚徒單氏曰哀皇后械特末哥福娘至中都  
 誅之及宗幹去帝號復封遼王徒單氏降為遼王妃  
 海陵后徒單氏正隆六年海陵幸南京左丞相張浩率百官  
 迎謁備法駕海陵乘玉輅與后及太子光英共載而入海陵  
 遇害陀滿訛里也殺光英於汴世宗憐其無依詔歸父母家  
 歲賜錢二千貫奴婢皆給官廩海陵善飾詐初為宰相妾媵  
 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逞欲無厭殺諸宗室釋其婦女莎魯  
 刺妻胡里刺妻胡失來妻兀里罕妻皆欲納之宮中諷宰相

奏請之使徒單貞謂蕭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裕曰近殺宗室外議紛紛奈何復爲此邪海陵曰吾固知裕不肯從復使貞諷裕必欲裕等請其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擇焉貞曰上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具奏遂納之修儀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海陵見熙宗悼后干政心惡之故不使母后預政事於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尚書省凡后妃有干請者收其使以聞壽寧縣主什古靜樂縣主蒲刺及習燃師姑兒海陵從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餘都再從妹鄰國夫人重節再從兄之女及表兄張定安妻奈刺忽

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唯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耻皆與之私重節昭妃蒲察氏前夫所生蒲察以與海陵淫批其頰海陵怒殺之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帳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爲笑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抉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女使闕懶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自揉拉墮其胎蒲察阿虎迭女又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海陵欲納之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入宮養之至

子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嫁宗室乙刺補海陵使人諷乙刺補出而納之世宗為濟南尹海陵召夫人烏林荅氏夫人行至良鄉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海陵淫惡浮於桀紂矣

睿宗后蒲察氏世宗嫡母也世宗即位追謚欽慈皇后世宗嘗曰今之女直雖親戚中表亦不能知其詳太后之母乃太祖之妹子孫不知也因謂宗叙曰亦是卿父譚王之妹知之乎宗叙曰臣不能知也上曰父之妹且不知其如疎遠何十九年宰相請以后族人勸農使莎魯窩除外官上曰莎魯窩雖太后戚屬不開政事不可使治民富貴之可也

已用浮屠法不必念

李氏世宗母遼陽人父雛訛只遼桂州觀察使天輔間選東京士族女子赴上京后入睿宗邸生世宗睿宗薨世宗年十三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后乃祝髮為比丘尼號通慧圓明大師賜紫衣歸遼陽建清安禪寺別為尼院居之又自建浮屠正隆六年世宗為東京留守后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世宗奉遺命及即位尊謚為貞懿皇后詔有司增大舊塔起奉慈殿於塔前是為垂慶寺勅禮部尚書王競為塔銘以叙其意復建神御殿於清安寺

世宗皇后烏林荅氏睿宗伐宋得白玉帶蓋帝王之服御也

睿宗沒後世宗寶畜之後謂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當獻  
之天子世宗獻之熙宗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酗酒獨於世宗  
無間海陵篡立深忌宗室烏帶譖秉德以爲意在葛王秉德  
誅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海陵以世宗畏已由是忌  
刻稍息后不妬忌嘗有疾世宗視醫藥數日不離后曰大王  
待妾過厚其知者以爲視疾不知者恐有專妬之嫌世宗在  
濟南海陵召后来中都后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害王我當  
自勉不以相累也召家人謂之曰自我爲婦以至今日未嘗  
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禍多奴僕誣陷之汝等皆  
先王舊人當念舊恩以此爲戒違吾言者我於冥中必不赦

汝后既發防護甚謹行至良鄉去中都六十里防者稍緩后  
得聞卽自殺海陵疑世宗教之改世宗西京留守大定二年  
追冊爲昭德皇后立別廟以后兄子天錫爲太尉上謂天錫  
曰朕四五歲時與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置朕於膝上曰吾所  
七人此壻最幼後來必大吾門今言猶在耳也六年利涉軍  
節度副使烏林荅鈔兀受賊當死有司奏鈔兀后大功親當  
議詔論如法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于東宮酒酣命豫  
國公主起舞罷上流涕謂之曰汝母婦道至矣朕所以不立  
中宮者念皇后之德故也耐塋興陵  
元妃張氏生趙王永中而卒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永中

主起舞  
亦金俗

于諸子最長徒單克寧議立章宗爲太孫世宗曰克寧與永  
中有親而建議立太孫真社稷臣也尙書左丞張汝弼永中  
母舅汝弼妻高氏屢以邪言怵永中畫元妃像朝夕事之挾  
左道覬望徼福明昌三年高氏誅事連汝弼永中汝弼已前  
死章宗心忌永中諫官賈守謙路鐸上疏寬解上意章宗愈  
怒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持其事不決章宗罷之諫官皆斥外  
賜永中死金代外戚之禍惟張氏云  
元妃李氏南陽郡王李石女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潞王  
允德大定七年封元妃世宗感念昭德皇后不復立后元妃  
下皇后一等在諸妃上石有定策功世宗厚賞而深制之寵

以尙書令而責成左右丞相妃雖貴不得預政宮壺無事大  
定二十一年薨衛紹王卽位追謚皇后  
顯宗后徒單氏父貞尙遼王宗幹女梁國公主拜駙馬都尉  
公主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焰滿室旣寤而后生紅光燭庭后  
莊重寡言父母令總家事細大畢辦諸男不及也世宗卽位  
貞爲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廢主腹心  
臣然未嘗助彼爲虐况卿家法可尙其以卿女爲朕子妃顯  
宗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封爲皇太子妃生章宗世宗  
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  
效法之章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宮曰隆慶詔所應用內庫奉

之毋拘其數。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恭儉。見諸大長公主，禮如平時。嘗誦諸侄曰：皇帝以我故，推恩外家，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違，以干國家常憲。一日，妹并國夫人嫂涇國夫人侍側，諭之曰：爾輩家累素重，且非豐厚，宜約財用，勿以吾爲可恃。吾受大官之養，不置私積，况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能多取以富私室，家人有以玉孟進者，却之曰：貴異物而費財用，我弗爲也。今以此爲獻，徒費汝財，我實無用。崩年四十五，謚曰孝懿。

章宗元妃李氏，名師兒，其家微賤，有罪，没入宮籍。監大定末，師兒以監戶女子入宮，宮教張建教宮中故事，以青紗隔障蔽內外，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不得見面，有不識字及問義，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爲領解。建不知是誰，但識其音聲清亮。章宗嘗問建：女子中誰可教者？建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使人求得之，宦者梁道譽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師兒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爲昭容。明年，進淑妃。父湘，追贈上柱國，隴西郡公。祖曾祖皆追贈。兄喜兒，嘗爲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廷。四方競進之徒，爭趨其門。南京李炳、中山李著與通譜系，超取顯美，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怙財固位。紇石烈

執中貪復不法屢斥屢起終亂天下自皇后沒中宮虛位久  
章宗意屬李氏而國朝故事皆徒單唐括蒲察拏懶僕散紇  
石烈烏林荅烏古論諸部長之家世爲婚姻娶后尚主而李  
氏微甚章宗欲立之大臣以爲不可上不從臺諫固諍上不  
得已封爲元妃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章宗宴宮中優人瑋瑁  
頭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  
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向上飛則風  
雨順時向下飛則五穀豐登向外飛則四國來朝向裏飛則  
加官進祿上笑帝以繼嗣未立禱太廟山陵少府監張汝猷  
奏皇嗣未立乞遣近臣詣諸岳觀廟祈禱詔刑部員外郎完

顏匡往亳州禱太清宮泰和二年元妃生皇子忒隣羣臣上  
表稱賀宴于神龍殿詔平章政事徒單鎰報謝太廟遣使亳  
州報謝太清宮既彌月封爲葛王葛王世祖初封不以封臣  
下生滿三月勅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于玄真觀祈福御  
慶和殿浴之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賀生二歲而薨八  
年承御賈氏范氏皆有娠章宗已得疾時衛王永濟自武定  
軍來朝章宗於父兄中最愛衛王欲立之衛王朝辭章宗力  
疾與之擊毬謂衛王曰叔王不欲作主人乃遽去邪元妃在  
傍謂帝曰此非輕言者十一月章宗大漸衛王未發元妃與  
黃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恒召之守恒頗知書識



衛王既卽  
安肯立  
其始生之  
子章宗亦  
廢矣

大體謂元妃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乃使守恒召平章政事  
完顏匡顯宗侍讀最爲舊臣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至遂  
與定策立衛王章宗崩遺詔皇叔衛王卽位有曰朕之內人  
見娠者兩位如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  
者立之大安元年詔曰章宗皇帝以天下重器畀于眇躬遺  
旨謂掖庭內人有娠者兩位如得男則立爲儲貳申論多方  
皎如天日朕雖涼菲實受付託思克副於遺意每曲爲之盡  
心擇靜舍以俾居造懿親而守視欽懷皇后母鄭國公主及  
乳母蕭國夫人晝夜不離昨聞有爽於安養是用軫憂而弗  
寧爰命大臣專爲調護今者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卽康

奏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來事未可度  
知范氏產期合在正月而太醫副使儀師顏言自年前十一  
月診得范氏胎氣有損調治迄今脉息雖和胎形已失范氏  
自願於神御前削髮爲尼重念先皇帝重屬大事豈期聞此  
深用怛然今范氏既有損賈氏猶或可與告於先帝願降靈  
禧默賜保全早生聖嗣尚恐衆庶未究端由要不匿於播敷  
使咸明於吾意四月詔曰近有訴元妃李氏潛計負恩自泰  
和七年章宗違豫李氏與新喜竊議儲嗣未立欲令宮人詐  
作有身計取他兒詐充皇嗣遂於年前因賈承御病嘔吐腹  
中若有積塊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新喜謀令賈氏詐稱有

身俟將臨月於李家取兒以爲皇嗣會章宗崩謀不及行當先帝彌留之際命平章政事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李氏并新喜乃敢不依勅旨欲喚喜兒鐵哥事既不克竊呼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與計因品藻諸王議復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單張僧遣人召平章已到宣華門外始召入內遵遺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數召李氏李氏不到及索衣服李氏亦不卽來猶與其母私議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鴛鴦符以事魘魅致絕聖嗣所爲不軌莫可殫陳事旣發露遣大臣按問俱已欵服命宰臣往審亦如之有司議法當極刑以其久侍先帝欲免其死王公

百僚執奏堅確令賜李氏自盡王盼兒李新喜各正典刑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兄弟少府監鐵哥追除復係監籍於遠地安置諸連坐並依律令施行承御賈氏亦賜自盡自章宗崩三日遂稱范氏胎氣有損章宗疾彌留亦無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勅旨或謂完顏匡欲專定策功構致如此自後不復稱元妃但曰李師兒及胡沙虎弑衛王立宣宗請貶衛王降爲東海郡侯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同謀令賈氏虛稱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罔近因集議提點近侍局完顏達霍王傅大政德皆言賈氏事內有寃時達職在近侍

婚若可賜  
子師兒蚤  
為皇后矣

政德護賈氏所以知之朕親臨問左證其事曖昧當時被罪  
貶責者可放免還家由是李氏家族得還  
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其父嘗夢二玉梳化為月已而生二  
女及沒有芝生于柩初宣宗在翼邸章宗詔諸王求民家子  
以廣繼嗣后入王邸及見后姊有姿色又納之貞祐元年封  
后為元妃姊為淑妃淑妃生哀宗后無子養為己子二年賜  
姓溫敦氏立為皇后莊獻太子薨立哀宗為太子宣宗崩哀  
宗即位尊后及淑妃俱為皇太后后宮曰仁聖淑妃宮曰慈  
聖或云宣宗為諸王時莊獻太子母為正妃自王氏姊妹入  
宮而寵衰尋為尼宣宗即位遂立王氏為后皆后姊之謀也

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風昏霾黃氣充塞天地后嘗夢丐  
者數萬踵其後心甚惡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貧  
窶故控訴焉后勅有司京城設粥與水藥及壬辰癸巳歲河  
南饑饉元兵圍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餘萬后目覩  
焉哀宗將禘祭有司奏冕服成上請兩宮太后御內殿試衣  
之以見兩宮大悅上更便服奉觴為壽仁聖曰祖宗取天下  
甚不易何時使四方承平百姓安樂天子服此法服於中都  
祖廟行禘饗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亦何嘗敢忘慈聖曰恒  
有此心則見此當有期矣遂酌酒與上歡然而罷天興元年  
哀宗遷歸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單四喜木甲荅失不奉迎

卒兩宮太后皇后也

兩宮四喜與內侍馬福惠至汴時河朔失利京城猶未知二人託以報捷執小黃旗入至則奏兩宮以奉迎之意召二相入議二相及烏古孫奴申極言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宮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別勅從事二相不復敢言制旨取兩宮柔妃裴滿氏令人張秀藥皇乳母鞏國夫人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粟黃者七千枚生金山一龍腦板二及信瑞御璽賜忠孝軍以兩宮財物之半壬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錠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軍是夜兩宮騎而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遲回間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后旨馳還癸卯入京

四喜家駕至還宮議以是夜再往太后憊於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元兵入城太后北遷不知所終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居摩訶院宿佛殿中后妃北行將發李氏於佛像前縊死書其門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

淑妃王氏王皇后之姊也哀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后性端嚴頗通古今哀宗為皇太子有過切責之及即位始免榷楚一日宮中就食尚器以玉盃楪奉太后及帝后以瑪瑙器進荆王母真妃龐氏后召主者責曰誰令汝妄生分別荆王母豈卑我兒婦耶非飲食細故令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宮中奉真妃有加或告荆王謀不軌下獄議已定帝言于后后曰汝止

次難得

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章年不永。皇嗣亦絕。何爲欲效之耶。趣赦出使來見我。移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待王至。涕泣慰撫之。哀宗寵一宮人。欲立爲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后語使者曰。爾出東華門。不論何人。首遇者卽賜之。遇一販繒者。遂賜爲妻。點檢撒合輦教上騎。鞠后戒之曰。汝爲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耶。再有聞。必大杖決汝矣。比年小捷。文士有奏賦頌言聖德中興者。后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怠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諂之如是。正大八年崩。遺命務從儉約。葬汴城迎朔門外。謚曰明惠。

人甚

哀宗皇后徒單氏。宣宗及后有疾。后剖肉以進。興定四年。后父鎮南軍節度使頑僧有罪。宣宗以后純孝。曲赦之。哀宗遷歸德。遣后弟四喜等詣汴奉迎。夜至陳留。不敢進。復歸于汴。崔立叛。城破北遷。不知所終。四喜等旣不獲。奉兩宮出。四喜與其妻完顏氏。荅失不與其父咬住。以忠孝卒。九十七騎奪曹門將往歸德。不得出。轉陳州門。亦爲門卒所止。門帥裕州防禦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經歷官完顏合住。權帥職。麾門卒放之出口。罪在我。非汝等之過。明日崔立以數十騎召合住。合住自分必死。易衣冠而往。立左右欲加刃。立遙見之。問汝是放忠孝軍出門者耶。合住曰。然。天子使命。其實放之罪。

在某立忽若有所省，謂其下曰：「此官人，我識之。前築裏城時，與我同事，我所部十餘卒，盜官木罪當死，此官人但笞數十而已。此家能殺人，能救人，因好謂合住曰：『業已放出，吾不汝罪也。』四喜等至歸德，上驚問兩宮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及入宮，上曰：『汝妻汝父，獨得出耶？』皆斬之。論曰：四喜等奉迎兩宮，而值崔立之變，智者居此，與兩宮周旋，其間俟事變之定，而徐圖之，萬一不然，以一死狗之耳，他無策也。乃奉其私親以出，而望人主貸其死，得乎？」

宗室

蒲家奴，景祖之孫，康宗八年，係遼籍女直紇石烈部，阻兵招

納，命邊民多歸之。蒲家奴以偏師夜行，晝止，抵石勒水，襲被之，盡俘其孥而還。太祖自草灤追遼帝，蒲家奴為前鋒，戒之曰：「彼若深溝高壘，未可與戰，即偵伺巡邏，勿令遁去。以俟大軍，若其無備，便可擊也。」太祖次胡离畛川，吳十馬和尚至，小魚灤夜潛入遼主營，執新羅奴以還，遂知遼帝所在。蒲家奴晝夜兼行，追及于石輦鐸，金兵至者纔千人，遼兵圍之，余睹指遼帝麾蓋騎兵馳之，遼帝遽去，兵遂潰，所殺甚衆。天會間，為司空，封王，卒配享太祖廟廷。

璋，世祖之後，通女直契丹漢字，充牌印祗候，以罪免，寓居中，都海陵伐宋，蒲察沙离只同掌留府事，世宗即位于遼陽，璋

勸沙离只歸世宗不從璋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等以兵入留守府殺沙离只及判官漫撚撒离喝推阿瓊爲留守璋行同知留守事遣石家奴佩沙离只金牌與中都轉運使左淵大興少尹李天吉奉表如東京世宗以璋爲同知中都事璋心不自安與兵部尙書可喜謀因世宗謁山陵作亂大定二年上謁山陵璋等會于可喜家說萬戶高松不從璋知事不成乃與可喜詣有司自陳上誅可喜等以璋爲彰化軍節度使宋將吳璘出散關據寶雞以西詔璋赴都監徒單合喜軍前宋人據原州寧州刺史顏蓋門都以兵四千攻之不克宋將姚良輔以兵十萬至原州諸將不敢與戰璋至會平

涼涇州潘原長武等戍兵合二萬人使許里阿補以兵二千軍於城北習尼列以兵三千軍於城西北麥子原據高阜爲陣璋以本部兵陣於城西姚良輔出自北嶺先遣萬人攻許里阿補自以軍九萬陣麥子原下捍以劍盾行馬外列騎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鎖足行馬間持大刀爲拒分爲八陣別以騎二千襲璋軍璋遣兵二千援許里阿補遣兵二千益習尼列許里阿補與宋人接戰敗之宋兵在麥子原者最堅習尼列以兵五千沿壕伏餘兵皆捨馬步戰擊其前行騎士走之其行馬以前衝以長槍行馬以後射以勁弓良輔兵稍挫習尼列乘勝麾兵撤其行馬破七陣良輔復整兵出習尼列

少邽璋已破城下兵與習尼列會使僕根以伏兵擊良輔習  
尼列亦整兵奮擊之大破良輔軍斬首萬餘級墜壕死者不  
可勝計鎖足行馬者盡殪之良輔中劍去遂圍原州穴其西  
城城圯宋人宵遯璋入原州宋戍軍聞之皆遯去宋吳璘復  
據德順州璋與習尼列將兵攻之璋率騎兵前行與璘戰于  
遂沙山下敗之追北四十餘里璘軍遇隘不得前斬首數十  
級璋至德順璘據城北險要爲營璋亦策營與璘相望兩軍  
遇於城東凡五接戰璘軍敗走璋追至城下璘軍據城北岡  
阜城上兵相應以弩夾射璋軍璋軍佯却城中出兵來追璋  
反旆與戰大敗之璘遣兵據東山堡欲樹柵璋謂習尼列曰

敵若據東山堡此城必不可拔宜急擊之於是璋先據要地  
習尼列以兵逼東山堡璘兵恃濠相拒短兵接璘兵退走習  
尼列追擊之璘城北兵登北岡來戰璋軍少邽璘遂焚璋攻  
具璋率兵踰北岡擊走之璘軍隔小壑射璋軍少邽習尼列  
望見北原火發自東山堡來赴引善射者先登擊敗之璘據  
險作三陣環以劍盾行馬璋遣石抹迭勒自後擊之移刺補  
以二千人當其前以強弓射之璘兵大敗墮溝壑者甚衆璋  
度澗追之斬數千級而還璘雖敗猶率衆保險合喜使副總  
管古查刺來問策諸將曰吳璘恃險我退軍平涼彼必棄險  
就平地璘不善野戰可圖也璋曰彼恃其衆非特恃險也昔



人有言，寧棄千軍，不棄寸地。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涼，彼深入吾地，固壘以拒我，則如之何？查剌還報，合喜率四萬人來會，詰旦陰霧晦冥，璘分兵四道來襲，戰于城東，離而復合者數四。漢軍千戶李展率麾下兵先登奮擊之，璘軍陣動，璋乘勝躡擊，璘軍敗，追至北岡，璘走險，璋急擊之，殺畧殆盡。璘分軍守秦州，合喜駐軍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至石山頭，分兵守之，斷其餉道。璘乃引歸，以璋為御史大夫。璋奏文武百官有相為朋黨者，令臺中自臣外無女直人，乞不限資考量材，奏擬上曰：朋黨為誰？卽糾治之。朕選女直人，未得其人，豈以資考為限，以璋為賀宋正旦使，既行，上遣人馳諭曰：宋人

若不遵舊禮，慎勿付書。如不令卿等入見，卽持書歸。若迫而取之，亦勿赴宴。其回書及禮物，一切勿受。璋至臨安，宋人請以太子接書，不從。既就館，宋人迫取書，璋與之多受禮物。上怒欲寘之極刑，左丞相良弼曰：璋為將，大破宋軍，宋人讐之久矣，將因此陷之死地，今若殺璋，正墮其計中耳。上乃杖璋百五十，除名，副使高翊杖百，沒入其所受禮物。後上念璋有征伐功，起為武定軍節度使。卒。勗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為秀才。宗翰定汴州，太宗使勗往勞之，宗翰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字，完顏

希尹依倣契丹字製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故祖宗事皆不載天會六年詔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畧咸得其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直人入高麗者索之十餘年不已勗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亾烏蠢訛謨罕之苗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太祖與高麗通聞我將大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交兵幾三十年今雖連和當時壯者已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固

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衆願而必欲求爲已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勁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已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皇叔祖字冠其銜勗力辭皇統元年勗撰祖宗實錄成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詔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廉舊制皇兄弟皇子爲親王給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蓋異數也宴羣臣于五雲樓勗進

全初未必  
有滅遼之

酒稱謝帝起立受飲盡歡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  
虎獲之最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上日與  
近臣酣飲或繼以夜最諫上為止酒拜左丞相兼侍中封魯  
國王海陵用事朝臣多附之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最面  
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健乃敢如此海陵  
跪謝進太師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  
三省及宗本無罪誅最髭鬚頓白因上表請老海陵賜以玉  
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最遂稱疾  
篤表請愈切海陵不懌從之卒年五十九  
撒改劾者長子景祖方役屬諸部愛次子世祖膽勇材畧命

志蓋恐遼  
并之耳其  
傳次子亦  
非如太王  
傳季歷以  
及昌也不  
選擇其才  
者授之以  
保國其後  
遼日荒而  
金日盛雖  
曰天命有  
人事焉

長子劾者與同邸劾者專治家務世祖主外事世祖襲節度  
使復越劾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志也穆宗襲位念劾者  
不得立遂命撒改為國相穆宗履藉父兄趾業鋤除強梗不  
服已者使撒改取馬紀嶺道攻阿疎穆宗自將期阿疎城下  
會軍撒改行次阿不塞水烏延部斜勒來謁謂撒改曰聞國  
相將與太師會軍阿疎城下此為入深必取之策宜先撫定  
潺蠢星顯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撒改  
從之攻鈍恩城下之而與穆宗會阿疎城下鈍恩在南阿疎  
在北穆宗聞撒改先取鈍恩城與初議不合頗不然之及遼  
使來止勿攻阿疎然後深以先取鈍恩為功也康宗沒太祖

稱都勃極烈與撒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太祖統之。來流水人民，撒改統之。明年，嗣節度命方至，遼主荒于遊畋，政事怠廢。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與遼人戰于界上，獲謝十使，告克于撒改。撒改及將士驩呼曰：「義兵始至遼界，一戰而勝，滅遼自此始矣。」遣子宗翰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從也。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十萬于鴨子河。師還，太宗撒改辭不失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月朔，太祖即位，撒改行國相如故。羣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可改舊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輔後始正君

臣之禮焉。拜撒改國論勃極烈。五年卒。太祖往弔，乘白馬，發纓突之，慟賻以所御馬。及葬，復親臨之。撒改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爲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撒改以宗臣爲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爲功也。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配享太祖廟。廷次子宗憲，本名阿懶，從兄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撻懶宗雋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廷折之，當時不用其言。後賴宗弼乃復取河南陝西地焉。累官尚

書之力

書左丞攝門下侍郎皇統五年議肆赦覃恩止及女直人宗  
憲曰莫非王臣大慶豈可有間從之轉行臺平章政事爲太  
原尹封鉅鹿王世宗卽位宗憲棄官來歸除中都留守拜平  
章政事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擾民請同流官  
以三十月爲考宗憲曰昔太祖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  
謀克今若改爲遷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  
惡有不職者其弟侄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右丞相  
卒

習不失本作辭不失昭祖之孫也健捷能左右射肅宗與桓  
被散達戰於幹魯紺出水再失利世祖來援見軍吏無人色  
乃使習不失陣於脫豁改原而身自搏戰敗其步軍習不失  
從陣後奮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九矢遂步趨而出方戰  
其外兄烏葛善射居敵騎中習不失呼之曰此是汝一人之  
事乎何爲摧鋒居前如此乃以弓梢繫馬首而去是役也習  
不失之功居多桓被散達旣敗習不失馬亦自歸世祖疑木  
甲孛里篤與烏春爲變遣習不失單騎往觀孛里篤置酒樓  
上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若將執已者一躍下樓傍出藩籬  
之外棄馬而歸其勇趨如此孟乃約烏春舉兵世祖與烏春  
遇肅宗前戰習不失佐之載芻縱火煙焰蔽天大敗烏春執  
孟乃以歸太祖獲麻產獻馘于遼習不失與穆宗太祖歡都

皆爲詳穩。收國元年爲阿買勃極烈。大輔七年太宗與習不  
失居守。鄚王昂違紀律當死。時遼人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  
世宗生習不失。謂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義。寧屈法以全  
之。今國家送有大慶。可減昂無死。若主上有責言。以我爲說。  
太宗遂杖昂以聞。是歲卒。會太祖班師。道病。太宗迎謁。恐太  
祖感動。不敢以告。太祖輒問曰。阿買勃極烈安在。太宗曰。今  
卽至矣。封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  
幹魯劾者次子。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幹魯將兵對築九城。  
與高麗抗。出則戰。入則守。高麗卒求和。收國二年。命幹魯統  
諸軍伐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不過投其隙

而取之。爾非有遠大之計。其亾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  
我舊矣。易爲招懷。如其不從。卽進兵攻討。高永昌渤海人在  
遼爲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甌口。永昌見遼政日非。太祖  
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覬覦非常。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結怨。  
永昌誘渤海人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  
遂僭稱帝。遼人討之不能克。永昌使人以幣求救於太祖。願  
併力以取遼。太祖使人諭之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  
輒據之。以僭大號。可乎。若能歸欵。當處以王爵。永昌答書不  
遜。幹魯方趨東京。遼兵來攻。照散城。烏論石準與戰。敗之。遼  
師回。與幹魯遇於瀋州。大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願去名。

號稱藩幹魯使人往報之會渤海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特以緩師爾幹魯進兵永昌遂殺使者率眾來拒遇于沃里活水我軍既濟永昌之兵不戰而却逐北至東京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眾來戰復大敗之永昌奔長松島初太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釋之不殺往往中道亾去諸將以爲言太祖曰昔世祖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亾去既而往往招其部人來降今此輩亾去後日當有効用者至是恩勝奴仙哥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卽所釋東京人也撻不野執永昌以獻殺之東京州縣盡降詔除遼法省賦稅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幹魯從都統襲遼主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復叛

據城西浮圖下射幹魯與鵬巴魯攻浮圖奪之命精銳下射城中遂破西京遼主在青塚幹魯往襲之遼主留輜重於青塚領兵走應州幹魯率兵邀之宗望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其傳國璽幹魯使使奏捷詔遼主戚屬勿去其輿帳善撫存之遼主伶俚去國懷悲負恥恐隕其命孽雖自作而嘗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官來以其宗族付之以幹魯爲西北西南兩路副都統幹魯言夏人不盡歸戶口資帑而以宋人侵賜地求援兵宋之邊臣將取所賜夏人疆土蓋有異圖詔曰夏人屢求援兵者不欲歸我戶口沮吾追襲遼主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誠有異圖宜盡索在夏戶口兩國事審處之

幹魯請弗割山西與宋，則遼主不能與宋郭藥師交通，從之。天會五年卒，追封鄭國王，配享太祖廟庭。銀術可宗室子，太祖使蒲家奴如遼，取阿疎，事久不決，乃使習古乃、銀術可繼往。時遼主荒于政，上下解體，銀術可等還，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太祖遂決意伐遼，太祖與耶律訛里朶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餘萬，銀術可婁室率衆衝其中堅，凡九陷陣而出，大敗遼軍。銀術可與婁室攻黃龍府，敗遼兵于白馬濼，及遼主西奔天德，銀術可以兵絕其後。遼主遂見獲，後從宗翰伐宋，攻汴城，克之，爲燕京留守，致仕封蜀王。卒，配饗太宗廟庭。子毅英，宗弼謀取和尚原，毅英以本部

後宗弼五人奪新义口，是夜大雪，道路皆冰，毅英入自傍，近高山叢草，翳蒼間，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毅英請速入大散關，宗弼止之不聽。宗弼以刀背擊其髀，使之退。毅英曰：敵氣已沮，不乘此進取，後必悔之。已而果然。元帥右監軍撒离喝撫治諸郡，至同州，故觀察使李世輔出迎，撒离喝入城。世輔詐使通判獻甲，以壯士十人被甲上廳事。世輔突前執撒离喝，變起倉卒，毅英至東門，合荅雅領騎三十餘，與毅英遇。世輔已擁撒离喝出西門，毅英與合荅雅追之，一進一退，以綴世輔。世輔慮救兵至，乃要撒离喝與之盟，使勿追，棄撒离喝於道側，毅英識其聲，與騎而歸。除安遠大將軍，師至耀州。



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抵暮而還，穀英伏兵山谷間，使人趨山巔，令視敵出，舉幟指其所向。明日，城中人出閱如前，山巔旗舉，伏兵發，宋兵敗，爭入城。山巔兵已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宋兵望見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宋吳玠擁重兵據涇州，涇原以西多應之。元帥撒離喝欲退守京兆，俟河南河東軍，穀英曰：「我一退，吳玠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台屬無類矣。」撒離喝曰：「計將安出？」穀英曰：「事危矣，不如速戰。」我軍陣涇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來，穀英與斜補出，各以選騎五百摧其兩翼。元帥當其中擊之，可以得志。監軍拔離速曰：「二子當其左右，拔離速願當其中。」元帥據岡阜，多張旗幟。

為疑兵，可以得志。撒離喝從之。吳玠兵果自西原來，穀英斜補出擊其左右。自旦至午，吳玠左右軍少退，拔離速當其前衝擊之，遂敗。玠軍僵尸枕藉，澗谷皆滿。自此蜀人喪氣，不敢復出關陝。遂定。正隆末，為中都留守。世宗卽位於遼陽，使穀英、姪阿魯瓦命穀英為左副元帥，宣大定。改元詔赦于河東河北山東諸路，穀英猶豫未決，士卒皆欲歸。世宗，穀英不得已，乃受命。以元帥令下諸路，亟泥馬槽二萬具，諸路聞之，以為大軍且至。然後遣人宣赦，所至皆聽命。穀英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請至府議事，穀英疑璋有謀，乃陽許諾，具節仗若將往者，遂率騎從出施仁門，見世宗于三河，拜平章政事，罷為

東京留守，穀英宿將，特功在東京時，詔問以邊事，穀英謂詔使曰：爾解何事，待我到闕，奏陳至入見，竟無一語及邊事。在相位，多自專，已所欲，輒奏行之。及除留守，忿忿不接賓客。雖近臣往，亦不見。上怒，改濟南尹，復為東京留守，致仕。史臣上太宗睿宗實錄，上曰：當時舊人親見者，惟穀英在。詔修撰溫

金宗室多善戰此其所以強也

阿合懣，京祖第八子也。太祖謀伐遼，阿合懣贊成之。既舉兵，阿合懣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合懣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

乃許之。太祖卽位，阿合懣與宗翰以耕具為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為國論乙室勃極烈始未有文字，祖宗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修本朝譜牒，聞人父祖名，卽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積年舊事，人或遺忘，輒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為釋其意義。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女直之舊疾革。上幸其家，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卒年四十九，追封隋國王，配饗太祖廟。庭次子晏，本名幹論，烏底改叛。太宗命督諸軍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曰：今叛眾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

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令諸軍據高山連木爲柵，示以持久計。聲言俟大軍畢集，乃發多張旗幟爲疑兵，密具舟楫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大破之。封齊王，拜左丞相兼都元帥。致仕卒。兄子宗尹，大定八年爲樞密副使。上問宰臣曰：宗尹雖才無大過人，而性行淳厚，且國之舊臣，朕欲以爲平章政事，何如？宰執皆曰：宗尹爲相，甚協衆望。卽日拜平章政事，封代國公。時民間錢幣不通，上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之物，積於上而滯於下，所以不通。海陵軍興，爲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馬錢，大定初軍事未息，調度不繼，故因仍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悉宜罷去。於是養馬等錢皆罷。他日

謂宰臣曰：宗尹治家嚴密，他人不及也。因顧宗尹曰：政事亦當如此矣。宗尹有疾不能赴朝，上謂宰臣曰：丞相志寧嘗言：若詔遣征代，所不敢辭。宰相之職，實不敢當。宗尹亦豈此意邪？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上以問宗尹。宗尹曰：隨仕之子，父沒不還本土，以此多好游蕩，上命召還。二十七年乞致仕，宰臣奏宗尹舊臣宜在左右，上曰：宰相總天下事，非養老之地。若不堪其職，朕亦有愧焉。宗尹旣謝，上問其子汝父致仕將居何所？對曰：族屬旣多，不能復在京師，上遣使問宗尹曰：朕欲留卿，時相從游，卿子之言如此，今定如何？宗尹曰：聖主旣哀老臣，不忍擯棄，使時時得瞻望天顏，臣豈敢他往。於是賜

甲第一區凡宴集畋獵皆從焉明年卒宗寧阿离合懣諸孫  
爲臨潢尹鄰國有警宗寧知邊人乏糧出倉粟令以牛易之  
敵知有粟遁去窩斡亂後邊人苦無牛宗寧復令民入粟易  
牛民旣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如此拜平章政事卒  
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  
風骨非常他日必爲國器因解佩刀使置其側曰俟其成人  
則使佩之九歲能射遼兔年十一射中奔鹿太祖將舉兵宗  
雄曰遼主驕侈又不知兵可取也太祖敗遼兵于出河店宗  
雄摧鋒力戰功多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馳門諸將曰遼軍勢  
甚盛不宜速戰宗雄曰遼兵雖衆而皆庸將士卒惴惴不足

畏也戰則破之掌握間耳上曰善追及遼帝于護步荅岡宗  
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前前行持挺擊遼兵馬首後行者  
射之大敗遼兵上嘉其功執手勞之西京旣降復叛時糧餉  
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  
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旣而夜  
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遂克西京  
宗雄好學嗜書嘗從上獵誤中流矢神色不變恐上知之罪  
射者旣拔去其矢託疾歸家臥兩月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  
之材武躡捷挽強射遠幾二百步嘗走馬射三麀已中其二  
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步射獲之宗雄方逐兔捷懶亦從後射

之已發矢撻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矢射兔中  
之其輕健如此卒年四十追封楚王配享太祖廟庭宗幹納  
其妻海陵篡位囚宗雄妻於府署與其子婦七人皆殺而焚  
之棄其骨於濠水

撻懶一名昌穆宗之子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為安撫使  
治東平撻懶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專決焉後為右副元帥  
封魯國王宋人既誅張邦昌太宗詔諸將求如邦昌者立之  
或舉折可求撻懶力舉劉豫遂立豫為齊帝豫立數年無尺  
寸功詔降豫為蜀王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宗使  
王倫求河南陝西地於撻懶明年撻懶朝京師倡議以廢齊

舊地與宋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撻懶合宗幹等爭之不  
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  
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撻懶弟  
勗亦以為不可撻懶責勗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  
勗曰苟利國家豈敢私邪時太宗長子宗磐為宰相位在宗  
幹上撻懶宗雋附之宗雋為次相撻懶持兵柄竟以河南陝  
西地與宋宗磐跋扈尤甚撻懶謀反事覺宗磐宗雋皆伏誅  
以撻懶屬尊有功釋不問出為行臺尙書左丞相撻懶至燕  
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鶻懶謀反宗弼言撻懶與宋交通  
倡議割地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撻懶謀反熙宗乃

下詔誅之。撻懶自燕京南走，追殺之于祁州。及其二子并殺翼王。

杲本名撒離喝，安帝六代孫，為世祖養子。從睿宗平陝西，撒離喝徇地，渭西降德順鎮戎二軍，進平熙河，取保川城。明年同奔覲討平河外，至西寧，盡降其都護官屬，攻慶陽，降其城。慕洵以環州降，撒離喝請收劍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遇于沙會，樂敗之，遂克金州，破吳玠軍于饒風關，取真符縣、洋州，入興元府，盡下諸砦。及仙人關，遷右副元帥，封應國公。海陵升蒲州為河中府，以撒離喝為河中尹，自陝西入朝，從睿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即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

陸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色變，撒離喝亦悔其言，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官賞之。海陵以撒離喝久握兵在外，得士心，忌之，以為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以玉帶璽書賜之。撒離喝至汴，行臺右副元帥撻不野女為海陵妃，海陵使圖之，無令撒離喝預軍事。撒離喝不知，每事輒爭之。撻不野詭曰：「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南事屬撻不野，今未嘗別奉詔命。陝西之事，撻不野固不敢干涉；撻不野久在河南，將帥畏而附之，撒離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如梁王教，海陵欲盡除宗室勳舊。』元帥府令史遙設希海陵。」

旨學撒离喝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御史大夫宗安封題已經開拆書紙隱約若經水浸者稱宗安於宮門外遺此書遙設拾得之其書曰阿渾汝安樂否前者走馬來時曾議論我教汝平章及謀里野等處覩事勢再通往來緩急圖謀知汝已備細言之謀里野所言煞是只殺撻不野則南路無憂慮矣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刺補丞相於我不好若遲緩分毫必落他手也阿渾見此書約定月日却寫書教掃胡來女直謂子阿渾平章宗義也遙設從左都監阿覩上變有司鞫問宗安不服口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

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寘掃胡爐炭上掃胡不能堪自誣服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必不免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寬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廝魯渾殺撒离喝于汴族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有折哥者能契丹小字嘗從撒离喝特末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皆族誅撒离喝親屬坐死者二十餘人宗義幼弟阿虎里其妻撻不野女海陵妃女兄阿虎里將刑使者不忍見面以衾覆而縊之當其願久不死及去被再縊之而赦死使至遂得免後封爲王潞王孫耶魯候撒离喝于汴廝魯渾執之耶魯

曰願付有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廝魯渾亦殺之以遙設  
爲同知博州事。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  
有司。設有撒离喝黨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蕭玉別名遙  
設。後與蕭裕謀反。伏誅。大定初。撒离喝追封金源郡王。宗義  
亦復官。爵論曰。撒离喝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  
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旣以言致疑。猶與撻不也。辨爭軍  
事。何見幾之不早也。

昂本名奔睹。景祖弟。孛黑之孫。幼時侍太祖。太祖令數人角  
力。時昂年十五。太祖曰。汝試爲之。遂連仆六人。太祖喜。大軍  
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府遣昂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有

兵數千。列陣于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也。不若  
急攻城。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  
軍舟入海。不獲而還。除東平尹。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  
萬來攻。昂有軍五千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  
林間。爲疑兵。自以精兵陣于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  
勒兵襲之。至清口。飛衆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夜將半。  
昂促衆北徙。諸將難之。昂鳴鼓督之。下令曰。鼓聲絕。敢後者  
斬。遂棄營去。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來劫營。無所得而去。諸  
將問其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溯流而上者誘我也。今大  
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饑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



下流其襲我必矣。衆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城中兵纔千餘。守將遣人求救。昂曰：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爲聲援，飛乃退。進樞密使、左丞相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海陵聞之，杖昂五十。久之，封楚國公。太保海陵南伐，分諸路軍爲三十二總管，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以昂爲左領軍、大都督。海陵築臺于江上，召昂及副大都督、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矣。蒲盧渾曰：舟小不可濟。海陵怒，詔昂與蒲盧渾。明日，先濟。昂大懼，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至揚州，軍變，海陵死。世宗卽位，遼

陽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于南京，遣其子寢殿小底宗浩表賀。大軍北還，昂恐宋人躡其後，卽以罷兵移書于宋。入見世宗，深慰勞之。封漢國公，拜都元帥、太保，如故。大定三年卒。昂在海陵時，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嘗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及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或以子孫計爲言，荅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爲子孫奴耶。聞者以爲達。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材，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

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為氏宣宗詔宗室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為氏非宗室同姓者蓋不可辨矣

石土門

石土門耶懶路完顏部人世為部長父直離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孫雖同宗屬不相通問久矣景祖時直離海使部人邈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邈孫歲餘厚其餼廩及還以幣帛數篋為贈耶懶歲饑景祖與之牛馬以助糴費使世祖往致之會世祖有疾石土門日夕不離左右世祖疾愈辭歸握手為別石土門體貌魁偉質直孝友勇敢善戰世祖襲位石

土門招諭諸部附於世祖世祖伐烏春窩謀罕等石土門以所部從戰有功太祖伐遼其子蟬蠹從行上語之曰吾妃之妹白散在遼伐其獲當以為汝婦竟如其言上之西征諸將皆從石土門率善射者三百人來衛京師時太宗居守喜其至親出迎勞卒年六十一追封金源郡王弟完顏忠本名廸古乃太祖器重之太祖將舉兵伐遼未決欲與廸古乃計事乃親至所部居數日少間太祖馮其肩而語曰我此來豈徒然也有謀於汝汝為我決之遼名為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而西君以為如何廸古乃曰以主公英武士眾樂為用遼帝荒于游畋政令無常易與

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遼使婆盧火來徵兵廸古乃以兵會收國二年與幹魯古敗耶律捏里于蒺藜山下顯乾惠等州天輔二年與婁室入見上曰遼主近在中京而敢輒來各杖三十熙宗十四年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配饗太祖廟庭追封金源郡王

金法之嚴  
如此

### 石顯

石顯烏林荅部人昭祖以條教約束諸部顯陸梁不可制及昭祖沒于逼刺紀村部人以柩歸顯邀於路攻而奪之揚言曰汝輩以石魯爲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昭祖之徒募軍追及之與戰復得柩衆推景祖爲諸部長攻之不能克乃以

顯阻絕海東路告於遼遼帝使人讓之曰汝何敢阻絕鷹路審無他意遣其酋長來顯使其子婆諸刊入朝遼人厚賜遣還曰汝父信無他宜身自入朝顯信之入見於春蒐婆諸刊從遼主謂石顯曰罪在汝不在汝子命婆諸刊還而流顯於邊地會活刺渾水部臘醅麻產起兵婆諸刊從之敗於暮稜水麻產遁去婆諸刊與臘醅就擒及其黨與皆獻之遼主久之世祖復使人言曰婆諸刊不還其部人疑懼且亂遼主以爲然前後所獻罪人皆還之世祖沒肅宗襲節度使麻產據直屋鎧水繕完營堡招納亡命杜絕往來者世祖使康宗及太祖伐之時混同江大水康宗自阿隣岡乘舟至帥水舍舟

而進使太祖從東路取麻產家屬盡獲之康宗圍麻產太祖  
來會麻產乘夜突圍遯去太祖曰麻產之家蕩盡矣走將安  
歸追之麻產與三騎來伺軍其一人墜馬太祖問之其人曰  
我隨麻產來伺軍者問麻產所在曰走矣麻產與一騎分道  
走太祖命劾魯古追東走者而自追西走者至直屋鎧水失  
其人所在太祖急前追得遺甲於路迹而往前至大澤濘淖  
其人棄馬入萑葦太祖亦棄馬追及之與之戰烏古論壯士  
活臘胡乘馬來問太祖曰此戰者何人也太祖初不識麻產  
謾應曰麻產也活臘胡曰今亦追及此人邪遂下馬援槍進  
戰麻產連射活臘胡活臘胡中二矢不能戰有頃軍至圍之

歡都射中麻產自遂擒之無有識之者活臘胡前扶其首而  
視之見其齒豁曰真麻產也麻產張目曰公等事定矣遂殺  
之獻馘於遼

阿踈

阿踈星顯水部人父阿海事景祖世祖世祖破烏春還阿海  
率官屬士民迎謁獻黃金五斗世祖諭之曰烏春本微賤吾  
父撫育之使爲部長而忘大恩乃結怨於我自取滅亾吾與  
汝等三十部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吾大數亦將終我死  
汝等當念我竭力以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亾如烏春  
矣阿海與衆跪而泣曰太師若有不諱衆人賴誰以生勿爲

此言未幾世祖沒阿海亦死阿疎繼之阿疎自其父時常以  
事來昭肅皇后甚憐愛之每至必留月餘乃遣歸阿疎既為  
勃董與徒單部詐都爭長肅宗治之長阿疎穆宗嗣節度聞  
阿疎有異志乃召阿疎賜以鞍馬深加撫諭阿疎歸謀益甚  
復召之阿疎不來遂與同部毛睹祿等起兵穆宗自馬紀嶺  
攻之撒改自胡論嶺往畧定潺春星顯兩路攻下鈍恩城穆  
宗至阿疎城阿疎往訴于遼遼人來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  
勃者守阿疎城而歸勃者守阿疎城二年毛睹祿降阿疎在  
遼不敢歸遼使復來穆宗使烏林荅石魯濟師戒勃者曰遼  
使至可以計却勿罷兵也令易衣服旗幟與阿疎城中同色

穆宗使胡魯邈地與遼使至勃者軍軍中衣服旗幟與城中  
如一遼使不能辨勃者詭曰吾等自相攻于汝何事誰識汝  
之太師乃刺殺胡魯邈遜所乘馬遼使驚走遂破其城殺阿  
疎弟秋故保阿疎無所歸遂留于遼及太祖伐遼底遼之績  
告于天地以阿疎亾命遼人不與為言凡與遼往復書命必  
及之天輔六年闍母婁室畧定天德等州獲阿疎軍士問之  
曰爾為誰曰我破遼鬼也論曰世祖擒臘醅婆諸刊既獻之  
遼以為功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為亂遼人不察盡  
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牙穆宗止遼使始終  
以鷹路誤之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

之世祖弗與曰外難未平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  
秃耳馬遼貴人乃弗取其削平諸部則借遼以為重既獻而  
求之則誑遼以市恩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不悟豈耶  
律之數將終故天奪其魄歟

歡都

歡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則  
同川居死則同谷塋土人呼昭祖為勇石魯呼石魯為賢石  
魯初烏扎薩部有美女名罷敵悔蜀東水人掠而去生二女  
長曰達回幼曰萍賽昭祖與石魯謀取之遂偕至嶺右炷火  
於箭端而射蜀東水人怪之皆走險阻久之不復見却還所

居昭祖及石魯以衆至虜二女子以歸各納其一以為妾時  
諸部不肖用條教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遂入蘇濱耶懶之  
地石魯佐之也世祖初襲節度使跋黑以屬尊蓄異謀諸部  
相繼為變歡都入預謀議出臨戰陣烏春作難幹勒部人盃  
乃與之相結欲先除歡都會其家被火使隸人不歌束誣放  
火為歡都胡土遣人謂世祖曰不歌束來告曰前日之火歡  
都等縱之若不棄舊好其執縱火之人以來世祖未決石盧  
幹勒曰盃乃兄弟也豈以二人之故而與兄弟構怨乎彼自  
取之又將尤誰不如與之歡都被甲執戟而前曰彼為亂之  
人若取太師兄弟亦將與之乎今取我輩我輩決不可往若

必用戰、當盡力致死。穆宗曰：壯哉！歡都以我所見，正如此耳。衆皆稱喜。穆宗贈歡都以馬，曰：戰則乘此，世祖乃往見盃，乃隔鼈刺水而與之，言曰：不歌束，旣告縱火，由歡都等當遣不歌束來，不歌束至，世祖殺之。旣而聞放火者，盃乃家人，阿出胡山也。烏春窩謀罕據活刺，渾水世祖旣許之降，以騷臘撻懶觀勝負，不助軍，欲因還軍滅之。撻懶，穆宗皇后之弟也。歡都下馬執轡而言曰：獨不念蒲陽温與弟婦乎？世祖感其言，遂止。蒲陽温，漢語幼弟也。穆宗德之後，以撻懶女妻其子谷神。太祖追麻產歡都射中其首，遂獲之。遼人以穆宗、太祖辭不，失歡都俱爲詳穩。納喝部撒八之弟阿注阿，與人爭，

不獲來歸。穆宗阿注阿之甥撻達告阿注阿，必爲變。穆宗不信而殺之。撒達臨死，歎曰：後必知之。穆宗晨出獵，阿注阿糾率七八人操兵入宅，據寢門，劫皇后及家人。歡都入見阿注阿，曰：閨門眷屬，豈足劫質？汝固識我，盃以我爲質。阿注阿從之，解皇后而質歡都。撒改使人告急于獵所，穆宗亦心動。罷獵中途逢告者，及至阿注阿，謂穆宗曰：可使女直知名官僚送我兄弟親屬，由咸州路入遼國，庫金廐馬與我，勿惜。歡都當送我至遼境，然後還要。穆宗盟穆宗從之。阿注阿遂執歡都等七人，以衣裾相結，送至遼境，乃釋之。歡都至黃龍府，使人要遮阿注阿黨屬，具報於遼。遼人流之曷董城。穆宗襲位，

從兄弟習烈斜鉢等有異言曰君相之位何以皆渠輩爲之歡都曰汝輩若紛爭則吾必不默默但已衆遂不敢言歡都事四君出入四十年世祖曰吾有歡都何事不成肅宗委任冠於近僚穆宗嗣位凡圖遼事皆委之康宗尤加敬禮十一年得病避疾於米里每水卒年六十三喪歸康宗迓於路送至其家親視塋事子谷神謀演谷神別有傳老勃論拔合汝轄拔速三勃董爭千戶止曰汝輩能如歡都父子有勞於國乎乃命謀演爲千戶三人皆隸焉其眷顧如此

太祖子孫

那王宗敏太祖第十二子海陵謀弒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

欲除之時熙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主上喜殘殺國家事重奈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構害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弒熙宗使世宗召宗敏宗敏疑懼不敢往世宗曰叔父今不卽往明日如何與之相見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心乃使僕散忽土殺之忽土刃擊宗敏膚髮血肉狼藉遍地世宗曰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尙已行之此蟻虱爾何足道者正隆六年海陵復殺其子密國公阿里罕大定間詔復官爵

胙王常勝熙宗弟也爲北京留守皇統七年四月賜宴便殿



熙宗被酒酌酒賜常勝常勝不能飲上怒仗劍逼之常勝逃去命左丞宗憲召之宗憲與常勝俱去上益怒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手殺之海陵與唐括辨謀廢立海陵曰若舉大事誰當立者海陵以已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辨與秉德意不在海陵辨曰無胙王常勝乎海陵復問其次辨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疎由是海陵心忌二人時阿楞爲奉國上將軍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以皇弟二字疑爲常勝使特思鞠之無狀海陵知熙宗有疑常勝心可因此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反不稱他人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非常勝查刺而誰特思故出之熙宗使唐括辨按問特思

特思誣服於是殺常勝查刺特思海陵并擠阿楞殺之阿楞弟撻楞熙宗本無意殺之海陵曰其兄旣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熙宗以海陵爲忠益信任之子合住大定末自南京副留守遷太宗正丞上問宰臣曰合住爲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叅政宗浩曰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胙王外若愚訥臨事明敏過人朕兄弟間於常勝尤欵密  
可喜紀王宗強子爲忻州刺史海陵遣使殺之可喜聞世宗卽位棄州來歸除兵部尚書性狼戾好亂以太祖孫有異志世宗初至中都恠惚多事扈從諸軍未暇行賞或有怨言昭武大將軍幹論初無降志及河南統軍司令史幹里朶俱

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與弒熙宗世宗踈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自領職因而授之完顏布輝爲副統以罪解職於是可喜等謀因扈從軍士怨望作亂幹論曰押軍沃窟刺必不違我惟忠曰我嘗爲神翼軍總管有兩銀牌尙在可以矯發內藏賞士萬戶高松與我舊必見聽衆曰若得此軍舉事無難矣幹論往約沃窟刺沃窟刺從之惟忠往說高松高松不聽二年正月上謁山陵可喜中道稱疾而歸夜召幹論等會其家沃窟刺以兵赴之璋曰今不得高松軍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輝乃擒幹論惟忠幹里朶沃窟刺詣有司自首既下獄可喜不自言其始謀及與幹論面質然後欵伏上詔罪

止可喜一身其兄弟子孫皆免緣坐遂誅幹論等除璋彰化軍節度使布輝濬州防禦使

### 婁室

婁室完顏部人遼主自鴛鴦灤西走婁室追至白水灤獲其內庫寶物遂與閣母攻破西京至天德雲內寧邊東勝其官吏皆降獲阿踈夏人救遼兵次天德婁室使騎二百爲候兵夏人敗之復使阿土罕以二百騎往遇伏兵獨阿土罕脫歸時久雨諸將欲且休息婁室曰彼再破吾騎兵我若不復往彼將以我怯來攻我矣乃選千騎往遲明出陵野嶺獲生口問之其帥李良輔也將至登高望之夏人恃衆而不整方濟

水爲陣，乃使人報幹魯。婁室分軍爲二，迭出迭入，轉戰三十里。過宜水，幹魯軍至，合擊敗之。遼都統大石犯奉聖州，壁龍門東。婁室以兵襲之，生獲大石。其衆遂降。夏人屯兵於可敦館。宗翰遣婁室戍朔州，築城於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西山。兵擒其帥趙公直，復襲遼王于余都谷。遼主從數十騎逸去。婁室遣族子海里及朮得往見遼王，諭之使降。遼主已窮蹙，待於阿敦山之東。婁室因獲之，賜鐵券、銀朮，可圍太原。宋統制劉臻率衆十萬出壽陽救之。婁室擊破宋師，宋張灝營文水。婁室與戰，灝大敗。宗翰定太原，婁室下汾石二州，取平定軍，降遼州。宗翰取汴州，使婁室自平陽道先趨河南，敗宋

兵於襄垣，破天井關，遂降河陽。旣渡河，徑薄西京城，城中出兵拒戰，敗之。西京降。於是滎陽、滎澤、鄭州、中牟皆下。宗翰使婁室率師趨陝津，攻河東郡縣之未下者，敗敵于陝城下，遂克陝府，破蒲解軍二萬，盡覆之。安邑、解州降。遂克河中府，降絳、慈隰、石等州。宗翰使婁室取陝西，敗宋將范致虛軍，下同華、二州。克京兆府，獲宋制置使傅亮，遂克鳳翔。宗翰命婁室專事陝西，破敵於同州，克丹州，進克延安府，遂降綏德軍，破青澗城。宋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降，而晉寧軍久不下。婁室欲去之，賽里曰：「此與夏鄰，且生他變，城中無井，日取河水以爲飲，乃決渠于東，泄其水，城中遂困。」李位石乙啓敦門。



降守將徐徽言據子城戰三日衆潰徽言與統制孫昂不屈  
 殺之遂降鄜坊二州延安鄜坊諸州皆殘破人民存者無幾  
 婁室置官輯安之降建昌軍下乾州進克邠州睿宗以右副  
 元帥總陝西征代時婁室有疾睿宗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  
 左翼軍却婁室以右翼力戰軍勢復振浚軍遂敗睿宗曰力  
 疾鏖戰以狗王事遂破巨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卒追封莘  
 王配享太宗廟庭子活女婁室圍太原宋將种師中以兵十  
 萬來援活女破斬之大軍至河無船不得渡婁室遣活女循  
 上下活女率軍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  
 軍皆繼之歷京兆尹封廣平郡王

嘉熙三年

